

王靜高遺稿

翠

何秩

祖父

慶北 義城邑 八城洞 二區 (八智)

非安東河清縣山郡守  
前忠清南道大田府府使  
前忠清南道大田府府使

申

基

勲

文靜窩申相憲先生文集

發送者

大田市 元福 九二

農 經 出 版 社

惠 鑑

正  
210.219  
人 244 ス

83  
3

申相憲

키  
3  
0

主靜窩遺稿目錄

卷一

序

詩

挽南國彥

挽族叔可軒

張友軒  
斗宜  
晬席韻

伏次先祖虎溪府君貽贈韻

挽四從叔

次族祖  
海軍  
湖隱韻

挽響山李公

室人晬日占韻示諸兒

挽小溪南公

贈金婿

挽李處士

挽李肯庵先生

次族弟  
敬安  
晬席韻

次金順窩  
學士  
韻

挽李應七

次金表弟

編異

蘿隱亭韻

與張

美祖

挽閔忠正公

汝煥○東序

答柳

西英

挽李婿令玉

珍

答柳

東姑

主靜窩

雜著

書

人物之生理同氣異氣同

上拓菴金先生

道和

理異辨

與臧叔愚軒金公

養頤

大學中庸道德辨

與李命禹

五聲八音六律六呂分屬

答金順窩

學生○二

四方八卦圖

與張儼容窩

記遠

分刻時日積數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

序

四象四象生八卦

玉田序

明德疑義

記

達德疑義

慕菴記

誠目

不已堂記

誠

僅容窩記

人心道心

順窩記

道學道統

先祖悔堂府君旌闕閣重

存養省察

修記

黃昏過釣臺論

主靜窩記

卷二

高祖考通德郎府君安石

跋

文

書東儒四書註解後

祭文

點齋窩先生安公文集跋

祭知非庵金公敬撰文

五代祖二恥齋先生文集

祭李處士敬撰文

跋

祭族叔可軒公敬撰文

告由文

祭敬易齋宗丈文

六代祖處士府君安石

祭四從叔敬撰文

文

本庭

祭舫山許公敬撰文

又

祭宗兄矩庵公敬撰文

祭舍弟應天文

卷三

祭金姑夫祭文文

附錄

祭故室孀人義興朴氏文

遺事

諫詞

行狀

諫朴致福得世文

墓碣

遺狀

輓詞四十九

祖考晚學齋處士府君遺狀

諫文三

先考府君遺狀

祭文二十五

先妣孀人永川李氏遺狀

故室孀人義興朴氏狀畧

主靜窩遺稿目錄



主靜窩遺稿

序

士不偶無幸值生亂代老枯巖穴身名俱泯而斯無  
耻也亦無悔也然有或奇貨其不偶無幸徒作慷慨  
悲歌自以爲高是亦非至也乃若力田葆性孝弟竺  
行自爲鄉曲之法士亦一道也今嶺之義城居申氏  
基德至自茂朱德裕山中之寓奉其先君子主靜窩  
遺藁求爲序余閱其藁則在昔韓土板蕩之日呻吟  
於異族之虐政其不偶無幸莫此與甚而始終不諛  
不以忼慨悲歌爲高能力田葆性孝弟竺行自不媿

於向所謂鄉曲之法士者而又其文辭足以自娛雖尋常還往皆邇容有度是則攸倚於彝倫日用之事不靡於裊娜奇苦之習蓋亦醇風未漓外染不到秉心一真潛光自敷故其爲物也咀之若無味味未嘗不淡也嗚呼淡之爲味烏可譚之容易哉綠厥生平象厥風義雖無斯文之遺將不憂其身采名字之倏然爲泯也矧乎文辭之淡有其味者足以槩括其生平證響其風義也哉

歲庚戌嘉俳日眞城李家源謹序

主靜窩遺稿卷之一

主靜窩鵝洲申相憲著

詩

伏次先祖虎溪府君貽韻

天地閉時獨凜然崇禎高節保林泉  
北來強賊城連陷西誓元戎命再捐  
泯沒貞忠嗟積世褒揚盛典幸  
今年殘孫感祝天恩重餘韻相傳有古絃

次族祖

海州湖隱韻

一區粧點半園林爲愛幽居竊且深  
携杖多時遊適意垂竿落日釣無心  
西湖隱士浮孤艇東海高人抱

古琴簡裏誰知真，有樂不妨微醉又沉吟。  
別天窈窕苑平林，傲世間翁肥遯深。鳳去千年臺有  
跡，鷗盟十里水同心。因風靜聽樵兒笛，對月孤彈隱  
士琴。緩步斜陽謾興際，漁歌何處和吾吟。

西室人晬日占四韻示諸兒

並序

夫婦人倫之始，造道之端也。其相配之初，豈但爲  
其口體之養，琴瑟之樂哉？世之繼絕存焉，家之興  
替由焉，則男女之際可不難重歟？粵在丁巳之臘，  
晦予聘室，余則時年十六，室人二十一也。余雖無  
刑寡之道，室人有補愆之德，入門之初，重堂兩恃。

及偏慈存焉生而菽水之奉服勤竭力沒而送終  
之節如禮稱情承累世之蘋蘩而極其誠敬任一  
瓢之產業而喫其甘苦吾警君君規吾一心不懈  
萬事相箴以保門戶免飢寒而君我之一生用意  
精力處而何幸膺君之胡福以素來單子之族生  
三子繼世以貧寒之產而僅糊口傳家使余凡姿  
人上以免爲大之罪下以藉爲父之道儘覺古人所  
謂思賢妻之語政爲吾道者也况今年十月望日  
即吾君甲日也人生斯世稱甲慶者十無一焉俱  
內外者百無一焉則今日之慶實從古罕有而若

過五年則是月是日翌朝亦余之回甲也天或使  
我內外俱存而當其日也耶心有所感而竊誌焉  
又題四韻一首

人之五福壽爲先修亦惟天短亦天結髮青春如夢  
過聯床白首借仙緣姬家餘慶岡陵祝絳縣遐籌日  
月綿諸子趨庭孫舞彩華觴奉祝萬斯年

贈金婿

漢韻

百年佳客志相同無奈分多又少逢淡泊形容風靜  
水慇懃情誼月當牕躋攀可勉前程遠期望將看後  
日豐久曠東床今幾許中心所賦示其忠

卷之四 挽李肯庵先生

敦馬

嶠南氣數運關天湖上奎回又降賢  
大爺門戶重開  
倡定老淵源的受傳著龜邦國經綸  
遠領袖儒壇立  
幟堅虎逝龍亡今日慟哭無朝野淚  
如泉

次金順窩

學書

山立唐虞物水流河洛波箇中看得  
妙道豈在求他

右道體

山成因質土海就細流波積小終能  
大進工豈驗他

右王夫

看山夷險土臨水淺深波世事皆如  
此一心不在他

取重少多石欲清水靜波持身當如此至老矢靡他

挽南國彥

男兒生世偶然同非但鄉同甲又同謙虛本性今人  
特慷慨雄腸古俠同江山絕處携筇并風月良宵對  
酌同一去一留何足恨九原他日復相同

挽族叔可軒

錫結

虎爺忠孝忍翁學公得其傳講義明司馬令名人屬  
望臥龍大夢自期成一生料理琴書樂七豎徜徉水



石清陪坐軒屏今幾歲更無承誨慟微誠  
造物謾嗟萬念灰於人何獨不相推多光賢祖幽潛  
德誰教諸孫穎悟才餘債堪歎猶未了遺韻將看庶  
復回一生能挽吾家日竭力深恩詎悉枚

次張友軒

斗遠

醉席韻

師門古宅友軒兄始也不貪世事營大矣乾坤生有  
意遽然歲月惜無情山南謹守先人業洛北晚全逸  
士名華甲元來稀世慶壽籌交錯賀詩成

挽四從叔

國帖

公非我也我非公公志何如我志公此行大畧年先

後豈意今辰我哭公

挽響山李公

晚歲

鳴鳳飛兮厭世塵  
九苞何處兩翎伸  
東國眞看蹈海士  
西山還愧採薇仁  
扶綱隻手三千里  
取義捐身獨一人  
南州今日公私痛  
家國蒼茫淚滿巾

挽小溪南公

萬會

伊爺古宅有如公  
再述家庭百世風  
海岳雄詞看瀾法  
天人邃學做眞工  
名樞早謝青雲路  
林壑將終白髮翁  
順受一朝仙鶴駕  
韶州善德自今空

挽李處士

章進

南望金城屹絕頂有一禽此族九苞物厥聲六律吟  
薰殿既靡質高岡更莫尋本非衰世在飛入白雲深  
復望金城屹奇材在上頭殷楫何能浪周植亦可優  
世乏良工睨誰營大廈修紫宮將有事上帝詔而收  
以余凡鳥木相與氣通精風微翅共舒春暖葉同榮  
自憐瘦病骨遽歎落芬英鳳去材空後益孤寄此生

次族弟

敬安

醉席韻

君家甲讌世傳供三十年間幾度逢六旬前日桑弧  
設四月令辰鐵樹濃初筵喚友鶯棲柳平地作仙鶴  
下松休說西河疇昔事滿庭曾彘摠如龍

挽李應七斗綱

循環理氣凝稟得最精英自始至終志惺惺顧命明  
靈臺獨保真六十二年春工認存省密妙知體用因  
時屯數何愆園無束帛箋馬驥遺野伏美玉汙塵填  
人嗟公不嗟惠後以爲嘉絃誦桐岡社主盟講日斜  
歛迹炎涼世杜門水石鄉山南君子宅厓北碩人庄  
一生牢確守身律敬肆間床工三棧樂庭趨五彩斑  
不佞居一井許心利斷金今焉絃忽斷獨抱淚沾衿

次金表弟題周蘿隱亭韻

天地中間一小亭百年留待主人成  
覓路漁郎蘆月

自問緣仙老石苔青時伴村翁酬裡語每逢良友和  
詩聲靜看物理如禪坐只恐生平露姓名

挽閔忠正公

泳煥○並序

韓子頌伯夷曰峯乎泰山不足爲高昭乎日月不  
足爲明莫高者泰山莫明者日月而猶云不足則  
天下萬世復豈有其雙也哉惟我閔相公當國勢  
岌嶮之日宗社顛覆之時莫伸己志一劍成仁偉  
乎烈哉且血漬處數竿竹特生竹之爲物也其幹  
剛而直其節堅而固不受風霜雨雪之威挺然獨  
立於衆草萎靡之日與相公今日之節無異此非

感應而生者耶然則公之節泰山不足高日月不足明不待韓子而可卞矣謹構血竹詩五言一律以寓秉彝同得之感云爾

烈哉閔相名以竹垂於竹成仁短劔紅彰節數叢綠鬼神應有感天地豈無目萬國圖畫盡忠魂不死躅

挽李婿令玉

玲

嗟哉我令玉借問向何徂如非燕趙市倘或齊魯都目昏安得宿腸飢誰能糊巖險關梁路休頻緩步逾人間萬事中最有恨無窮教兒婚未畢養親孝未終鬼神何太惡天地庶乎曹吾女崩城痛聲聲耳欲聾

老夫情太沒不得尼君行貌端眸宛在言雅耳猶盈  
其歸將有逆此哭豈能平遺世飄飄去列仙應待迎

主靜窩

靜中自有動動中自有靜動靜互相須一動又一靜  
非靜應無動非動亦無靜動靜縱無端動是根於靜  
居常主於一榻上扁以靜

書

上拓菴金先生

道和

即日道艱起居神相萬福相憲杜門守病專廢書冊  
上料理若有所得掩卷輒忘如瓢漏樣愧歎何喻就

先稿讎校事不以愚陋擯斥俯念契誼深自寬許寵  
幸極矣信筆之下更無筆削之可論而今且謄本殆  
至四冊剛揚之地文字之多非不侈感而不佞今日  
之舉實出於猶愈己之誠矣勘定之地更加煩瀆深  
所未安然其於勢不得已也何哉相孚之地不可引  
嫌而終默故仰陳情實俯燭恕諒更加刪削俾成三  
冊餘存以待日後更刊續集伏望矣

與戚叔愚軒金公

養淵

地隔三舍積歲阻候居常慕用靡日不切即日秋涼  
經艱動止益懋珍重允舍戚房俱得穩迪否相憲窮



鄉晚生質魯性懶早失鞭策之嚴榜無強輔之益安  
作暴棄居然爲六十無聞之人自不覺窮廬之歎愧  
汗何及向德無誠未得源源拜候穩承緒論烏得免  
不敏之責耶就鄙先祖二耻齋遺稿溢於巾箱尚未  
印刊非但子孫之遺憾當日僉君子之深所慨惜而  
今始營刊事巨力綿抄出三册膽印若干帙以布契  
家茲呈一帙俯賜考領如何不宜

與李命禹

向者近住之日自貽伊阻已洽三十年之久矧今江  
山遙濶而晤無期衰境懷緒去益笨切良覺契誼之

重伏惟即日經艱起居增重子舍孫房穩侍均迪溯  
溯區區相憲憤憤冗狀無足仰函就鄙先祖三耻齋  
集百餘年未遑之事也由於後承單子而今才繡梓  
略千篇傳布於世子孫之幸可謂極矣緬惟當日與  
先先生密翁道義之交往復文字不爲不多集中皆  
以某官稱之故與龜蘇僉君子相議改定咸稱事當  
改正而此意通于本家繼速圖成鄭重道理云故仰  
控追念兩家契誼從速回示俾無餘憾

答金順窩

學士

臥吟杜工部送別詩遽成隔歲事也料外咸備袖書

左訪鬼錄餘生起敬細閱則頓不覺山川之間阻也  
讀未半心寒魂暗罔知攸措何令人悚感乃至此哉  
窃惟君子待人之道使之驅而至善可也使之愛而  
不親可乎從遊二十載燭盡無隱則何不含垢藏疾  
返以過情飾虛之說示之句句字字自致此反求諸  
己之勞也愚將爲執事不取也即日乾道革新棣躋  
候益膺難老允舍咸房穩侍新休新年好音孰京於  
此慰賀區區相憲吟病五六朔添齒之歎去益深切  
而飲啄之暇日用不怠只在席無塵爐有火是亦造  
道成德之極功耶姑無目下之憂幸也嚮者執事之

南爲非即古人山川之意躬古契門戶講舊敦新而  
竊想大賢風韻必不斬於百世之下優遊歛治所得  
甚不少矣一則爲先也一則慕賢也苟非執事之果  
剛勇決烏能辦此行於暮境修程耶第恨回駕之輕  
稅者或非無我抱來之琴必由愛人勞具之鷄而假  
托八芝山靈移文禁止故也問于山靈則曰向之來  
也觀其鬚眉之白衣冠之偉如非赤壁道士必是黃  
石神翁欲更接高風移文請來則曰鶴靈待來久矣  
不可留滯高唱芝歌而去今乃歸咎於我真所謂求  
全之毀也叅以兩造何待孟氏而知其窮也靈言是

也而使愚竟失虎溪之過潯陽之送致此吳州之思  
山陰之訪六旬做得真實地頭上工夫果如是耶釋  
義理書也看誠敬字也吾儒下手進德之方則無希  
推而及人之意耶矜而收警之責也愚所未曉也頌  
出師表讀魯連傳也以時考之則尊與我一轍然俱  
是談龍肉而已筆榻也書床也乃新進年少之業非  
七莖老物之工示之者朝聞夕可之意耶繩鉤也席  
材也實廢者消世之良方然此亦非經病者所可堪  
當則無一單方所示何味已單方請人單方吟詩句  
非單方乎以師禮待之之教尤不敢着題目也朱書

是吾道指南而句讀分曉義理透得不譬他書則潛  
心積慮優遊厭飫看得前未見得後面看得後未見  
得前面以先知覺後知則愚當從而師之此非出乎  
爾反乎爾者歟和韻之教便同借視於聾瞽也聾者  
何以聞百里之雷瞽者何以視七分之畫忘拙搆呈  
烏得免太冲賦乎準備蔡家葱麥之示聞命而腹先  
果如得往喫則或無剖腹之患耶仰呵仙庄山水絕  
勝處稍俟春暮服成携筇一晉以效古人登臨之樂  
風詠之興宿昔所計然吾輩好事每多魔障果能入  
手也耶未前惟冀經體保重以副遠忱

答金順窩

規矩論之於大匠然後可聞其巧音律問之於大師  
然後可學其調也今此細讀來喻則滿紙辭旨無非  
令人深悟猛省底然十許年相從之餘以座下精切  
之籌虛明之鑑已度其長短已燭其妍媸則似不當  
示其難承者教而今日之諭似出於收誘之道無乃  
阿好之嫌耶射者六藝之一也座下以檀弓射於百  
步之外而中者智也苟或不中反求諸己者仁也申  
道而立引而不發者勇也三者廢其一非良弓也而  
吾座能兼并此三者張弛已熟發率已成寧不發發

則必中而世無箠馳驅何哉以書同文故蘭谷之檀弓芝山之檀弓雖異同學者之工拙便同霄壤豈以弓之同同視者乎故子貢獨居三年之義依教推察於檀弓則只曰恩尤重故也竊想吾夫子當日教門弟子有如時雨化之則豈有偏恩於子貢乎思傳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天何嘗有意於何物培何物覆耶其本固者風雨必滋培之其本傾者風雨必顛覆之其培也非恩之也其覆也非害之也以此推之夫子之於子貢亦猶是淺見似不瀆貼而譬若援弓而不知的吾座不變殼



率而或可指的使拙者得以從之則幸矣即日經履  
棣艷珍重溯溯區區憲向日人也第自別座下之後  
鄙吝復萌若尊非叔度走何能若是耶然則吾座於  
走即今之叔度也那得趁接清儀以滌滿腔鄙吝也  
只自冲悵而已不宜

與張僊容窩

記遠

向別時驢背頻顧谷口竚立豈非將別不忍別底意  
耶歸臥寒牕尚不禁悵悵懷想其後久阻伏惟棣床  
友履益務湛重看玩之工必多所得而底節均迪觀  
星近節亦何如并區區勞祝不已憲一直昨樣人也

就今日吾輩於傳後文字三復考訂無一欠缺俾得無憾然後可傳於世而貴先祖聽天堂憂國傷時之句論道講學之文遺在巾箱迄今數百年方營刊布斯門之幸極矣吾黨之士孰不欣賀耶鄙先祖虎溪公執經於先先生之門上而有師弟之分下而深道義之交故遺集中有聽天先生挽幅而未及贍呈此莫非道途修復子孫不敏之致今得付控望須恢張門議并錄于當日諸賢文字無向隅之歎豈非兩家後承之幸也歟

與張

漢相

閱朔阻候夢想之勞靡日不切矧覺無窮者情也即  
日三棣起居候聯床湛樂允房侍做佳勝吾家新人  
善保淑樣否仰溯區區相憲衰相姑保餘無見警己  
耳就向旆之屈不直舒新查之誼也躬先吊慰之禮  
繼以請邀之勤而渠曹以衰服在身終不肯從禮則  
然矣而參考情禮有不得已者故用權強起不顧古  
人壓夢之譏無乃太踈於俗情也耶呵呵孫兒年淺  
質下且緣鞭策之不嚴無一可道貽累高門愧赧極  
矣然大冶之爐無可棄之鐵鑄出變化各成其器今  
日顛望於執事者此也隨事善誘以至成就則執事

之賜顧不大耶勿爲久挽趁即回送如何

答柳如榮

頃自允舍兄歸後音信相阻已洽數朔每切北望懷  
想之際貴星踵門兼致惠函圭復以來首尾十數語  
無非肺腑之出自顧無似將何以得此於盛德威儀  
之際也感佩之極罔知攸謝仍審茲者棣體候循序  
康泰子舍侍彩佳勝寶節均迪慰賀萬萬相憲不學  
便衰迓得座上之鬼日事吟病兒們無警新人亦善  
度而已示中來汝之教非不聳然而挽近西聞日險  
非特髮不保必至冠不着未前生涼漸近以天稟之

形貌先王之冠裳一握以據自首心交豈非滄桑中  
一幸也若不然則各在南北似難合席而叙生丁不  
辰胡至此哉只切仰屋長吁而已

答柳祖佑

方擬走倅之際貴使先之兼致珍函忙手開坼圭復  
再三滿幅縷縷無非愛我深眷我至感荷難量仍審  
即日春堂壽體候對序康旺省餘棣履滿翁進修之  
工可想其用意之篤益加勤懋進進不已則必有到  
頭好消息攢賀不已憲衰狀頓具於此等料理一切  
廢却與鬼相伴日事呻吟萬念都灰而惟幸新人炎

臆蚊蠅之侵能甘其苦蔥麥之供能喫其酸善保淑  
樣可想其法閨培養之有方然苟非天稟之有本烏  
能如是耶爲其上者尤不勝憂憂之情耳旱暵大地  
同然難望有秋天將靡遺而後乃已耶况吾座奉率  
之地家無所耕百口計活將何以料理也徒切無益  
之慮而已

雜著

人物之生理同氣異氣同理異辨

雲峯胡氏曰大學中庸首章或問皆以爲人物之生  
理同氣異而此則以爲氣同而理異何也朱子嘗曰

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  
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氣之異者粹駁之不齊理之異  
者偏全之或異也嘗因是而推之蓋自大本大原上  
說大化流行賦與萬物何嘗分人與物此理之同化  
但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此  
氣之異也人物既得此氣以生則人能知覺運動物  
亦能知覺運動此又其氣之動也然人得其氣之全  
故於理亦全物得其氣之偏故於理亦偏人與物又  
不能不異矣理同而氣異是從人與物有生初說氣  
同而理異是從人物有生後說朱子之說精矣

大學中庸道德辨

大學教人之法故曰之道明德以本然之道本然之  
德言之中庸憂學而作故曰達道達德以共由之道  
共行之德言之之道達道明德達德熟讀詳味似不  
可一般看了

五聲八音六律六呂分屬四方八卦圖

五聲 宮商角徵羽

八音 金石絲竹匏土革木

金生於兌  
石生於乾  
絲生於坤  
竹生於  
匏生於  
土生於  
革生於  
木生於

生於

六律 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



六呂 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

分

鍾

屬

一

圖

分

分刻時日積數



九十四分一刻八刻強一時十二時一日三十日一月十二月一年十九章二十七章一會三會一統三統一元

一章 十九年

一會 二十七章五百十三年

一統 八十一章一千五百三十九年

一元 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十七年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卦八

象四

儀兩

六三 太陽口

☷ 太陰月

☱ 少陽星

☲ 太陽

☵ 少陰辰

☴ 少陰

☳ 一陽

☶ 少剛石

☱ 少陽

☷ 一陰

☷ 少柔土

☷ 太陰

☲ 太剛火

☵ 太柔水

明德疑義

德合理氣在天爲明命在人爲明德

○太極

心統性情虛靈不昧虛者心之寂靈者心之感  
具衆理是性具德全體未發未發則炯然不昧應萬  
事是情應德大用已發已發則品節不差

章句有時而昏即心

本體之明即性

因其所發而明即情

具者體之立有以妙之則其用行

應者用之行有以宰之則其體立

虛則明存於中惟虛故具衆理

溫  
和  
慈  
愛  
仁

斷制裁割義

恭儉搏節禮

分別是非智

靈則明應於外惟靈故應萬事

向父母則孝

向君父則忠

處兄弟則悌

處朋友則信恐未知此義如何

達德疑義

達道五行之者三知仁勇達德

道雖人所共由然知不足以及仁不足以守勇不足以斷或至蔑常悖倫

德雖人所同得然知出於術數仁流於姑息勇過於強暴必將德非其德

知生知學知困知中庸之道至精至微非知者不足以知之知則能知此中

仁安行利行勉行中庸之道至公至正非仁者不足以體之仁則能體此中

勇力行好學知耻中庸之道非須臾可離非一蹴可到故惟勇者能自強不息勇則能勉此中

三知主知生知知之知學知仁之知困知勇之知  
三行主仁安行知知之仁利行利之仁勉行勇之仁  
三近主勇好學知之勇力行仁之勇知耻勇之勇  
稟氣清明所以義理昭著不待教而知故曰生知  
賦質純粹所以安於義理不待學習而後能故曰安  
行  
稟氣清多濁少於事物當然之理學而後知故曰學  
知  
賦質純多駁少真知道理篤好之如嗜欲故曰利行  
稟氣濁多清少須是困心橫慮然後發憤以求知故

曰困知

賦質駁多純少未能利行且須勉勉強力而爲之故

曰勉行

成之者一也則誠

誠者天道不勉中仁不思得知從容中勇成德仁先

乎知

誠之者人道擇善知利行仁固執勇入德知先乎仁

誠目

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知仁不措勇

果能此道愚必明致知效柔必剛力行效



達道知此曰知行此曰仁勉此曰勇

誠

實知此實行此實勉此達德之實體立達道之實用  
行恐未知此義得否

此與大學明德相表裡大學雖不言知仁勇然明  
明德知新民仁止於至善勇成治平本於誠蓋子  
思平日所聞於曾子而服膺勿失及此憂道學失  
傳之日作此書以發明之誠者萬世聖學之原羣  
聖傳統之要訣而爲中庸一部之大脈絡也

人心道心

朱子曰只是這一箇心知覺從耳目使心者便是人心知覺從義理上去便是道心

問程子以心竊謂此二心只以人心道心判之自明白蓋上心字即是道心專出於理義言之也下心字即是人心而以形氣言之也以心使心則是道心爲一身之主而人心其聽命也不審是否曰亦是如是然觀程先生之意只是說自作主宰耳

自人心而收之則是道心自道心而放之則是人心人心如卒道心如將

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者即是存處聖人

則不操而常存衆人則操而存之方其存時亦是如此存之者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但以存亡異其名耳此心不存便亡不亡便存中間無空隙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存而雖舜禹亦以精一爲戒也道心義理上發出來底人心是人身發出來底雖聖人不能無人心飢食渴飲之類雖小人不能無道心如惻怛之心是也

人心之危者人慾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奧也東陽許氏曰人心發於氣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是也然此亦是人身之所必有但有發之正不正爾非

全不善故但云危謂易流入於不善而沒其善也道  
心發於理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是也亦存乎  
氣中爲人心之危者晦之故微而難見只是心上加  
人字道字看便見不同若只是順讀人心道心字却  
似有二心矣謂之天則是天理之公謂之人則是我  
心之私亦非全是不善因身之所欲者發而正即合  
乎道而爲道心之用矣大抵人心可善可惡道心全  
善而無惡

道學道統

講明之曰道學

朱子曰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既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真也於是作爲此書

傳授之曰道統

堯舜禹湯傳授之曰道統

雲峯胡氏曰六經言道統之傳自虞書始曰允執厥中後世孰知舜之三言所以明堯之一言哉堯授舜曰允執厥中如夫子之語曾子以一貫舜授禹必有精一而後執中是猶曾子造門人必由忠恕而達以一貫也

夫子以前傳道統者皆得君師之位而斯道以行夫

子以後傳道統者不得君師之位而斯道以明故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夫子六經之功而明夫子之道者曾子大學子思中庸之功也

新安陳氏曰顏子博文精也約禮一也曾子格致精也誠正一也惟精以審擇惟一以固守此自堯舜以來所傳未有他議論時先有此言聖人心法無以易此後來孔門教人先後次第皆宗之中庸博學至明辨皆惟精也篤行惟一也明善精也誠身一也顏子擇中庸便是精得一善服膺便是二大學格物致知非情不可能誠意則一矣

先知安行仁在知中

請以廣論言

道雖人所共由然知不足以及仁不足以守勇不足以斷或至成當守備

君臣

父子

父子

知

生知 中庸之道至 三 生知知之知

學知 精至微非知 知 學知仁之知

困知 者不足以知 主 困知勇之知

此中 之知則他知 知 此中 困知勇之知

中庸之道至 三 安行知之仁

公至正非仁 行 和行仁之仁

者不足以繼 主 此中 和行仁之仁

之仁則他德 仁 此中 和行勇之仁

中庸之道非

顯與可繼非

一誠可再故

唯勇若然故

自強而不息 勇則能勉此

三 好學知之勇

二 力行仁之勇

一 知恥勇之勇

勇 知恥勇之勇

以等

學知 顯明 利行 仁

生知 勇 安行 知

顯明 子路 知行 勇

# 達道五

夫婦

## ○達德三

仁

昆弟

勇

知恥

好行

力行

勇則能勉此

勇 知恥勇之勇

知行 勇

朋友

德羅人所同得無知出於海數仁流於結意勇過聖聖妻必將極非其德

雖以親切語

學知利仁在知外

聖氣清明所以義用昭著不待教而後知故曰生知

賦質純粹所以安於義理不待學習而後知故曰安行

原氣清多與少與事物當然之理必待學而後知故曰學知

不學中仁安行

不思得知生知成德仁先乎知

從容中勇大勇

博學知

數知數

審問知

盡必明

慎思知

果能此道

達道

如此者曰知  
行此者曰仁  
總此者曰勇

誠

實知此

達道之  
實存立

明辨知

委必盡

力日致

實知此

誠

實行此

達道之  
實用行

篤行仁

力日致

實知此

誠

實行此

達道之  
實用行

五不情勇

力日致

實知此

誠

實行此

達道之  
實用行

擇善知學知固知

利行仁八德知先乎仁

固執仁利行始行

賦質純多與少俱知道理善好之知嚮欲故曰利行

原氣固多與少俱是困心橫慮然後發憤以求故曰固知

賦質純多與少未能利行且直道勉強力而為之故曰勉行

# 誠者天道

## 誠

誠目

# 誠之者人道



明德第一圖

在天爲明命性

具衆理性

未發則炯然不昧  
具德全体未發

本體之明說性

德合理氣

心統

虛靈不昧

虛者心之寂  
靈者心之感

章句有時而昏說心

在人爲明德

情

應萬事情

應德大用已發  
已發品節不差

因所發而說情

明德第二圖

具者體之立有以好之則其用行  
應明之行有以宰之則其體立

分別是非知

恭敬摯節禮

溫和慈愛仁

斯制裁制義

向父母則孝

向君父則忠

處兄弟則悌

處朋友則信

存養省察

前念已過後事未來是存養時節事之方來念之方  
萌是省察時節朱子曰長存此心知得有底道理光  
明不昧方其未接物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應  
物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  
養久之則道理愈明

雲峯胡氏曰定而能靜則事未來而此心之寂然不  
動者不失安而能慮則事方來而此心之感而遂通  
者不差

黃昏過釣臺論

論曰爵祿者固人所貪冒也羞惡亦人所皆有也或有貪爵祿而冒羞惡者或有尚羞惡而棄爵祿者觀於二者相去遠矣昔晉處士陶淵明羞五斗之折腰棄彭澤之印吟歸去來之賦而方歸于栗里幽雲出岵倦鳥飛還一葉扁舟孤棹輕颺夕陽下而黃昏近溯流而上過於釣臺之下釣臺嚴子陵之遺躅也子陵嘗膺光武故人之召加足於天子之腹不受大夫之爵歸于富春山五月羊裘垂竿於桐江之上先生之志清矣先生之節高矣雖昏夜乞哀白日驕人者

猶尚耻之况陶靖節採菊東籬露寫逸史之節乎是以五月羊裘儀形想像三逕宅畔荒路熹微搖搖片舟泊煙渚而輕颺飄飄吹衣添寒露而不惜覺今是而昨非羞惡大於榮利悟已往而追來爵祿輕於羞惡苟非子陵之高節烏得使淵明有黃昏之過乎非淵明之靖節安能有釣臺黃昏之過乎子陵之釣臺得靖節而尤光淵明之靖節過釣臺而益著一片釣臺兩先生遺躅可謂千載一轍矣吁謹論

序

玉田序

余生於海東編小之國欲求天下之奇珍異寶以爲磨工潤德之資則人皆稱蓋田之玉久矣蓋天之生物地之產寶往往千里碁置山南之錫礪石之銅雙南之金巴蜀之玳此其大較而只爲富厚華飾之物也余非惡此而不求足迹不出百里之外眼目不到四海之大於其富厚華飾之物尚不得而況於磨工潤德之藍玉乎余以人中之一珉石向接金友某其貌其心玉也其詩其言亦玉也故余問曰子宋之結綜耶晉之垂棘耶曰非也又問曰子梁之縣黎耶楚之和璧璞耶曰非也曰然則子何以一身表裡皆澄

澈無瑕之玉也金友微笑而不答者良久曰世或有志之士以飭躬之意寓物而號者多故我取玉之精玉之和而寓志號稱玉田云爾余然後曰子非人所稱藍田之玉耶夫玉之爲物濡天地之冲和納陰陽之粹精溫潤而澤者仁也縝密而栗者知也廉而不劘者義也垂之如墜者禮也孚尹傍達者信也是以古人多取之魯論之言待價夫子示其出處衛詩之取磨玷武公戒其慎言君子佩之使無非辟之心學者琢之以成滑澤之章此玉之所以待越黃金貴重連城自夫璜聲漸遠瑤琴遂絕世皆耕野之魏人斷

足之楚玉焚於崑岡之火埋於堆塵之汚以人知玉者鮮矣吾友以玉田扁號蓋其意取諸藍田之玉以我丹田之美玉攻乎九成之石磨乎長川之沙扣之鏗然鑄瑚璉之器琢之溫如成圭璋之德雖深藏而不銜在山則千仞之土不得掩其光故君居之東有玉山在水則萬丈之淵不能沒其輝故君居之南有玉井天下之奇珍異寶無重於玉而元氣灑結之產寶者多在於韶州之內則何必求之於百里之外四海之大乎余以六十年願獲拱璧者不待遠求而得之於席上櫝中之近雖覺琢磨其在我之工溫潤其



在我之德余非良工又非善賈徒使子之良玉同歸  
於在田之龍每誦明朝且入藍田山之句寧無慨然  
之心哉

記

慕菴記

慕之義大矣夫所謂理者無形無迹而其所以然之  
故與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此理在天則爲天之理  
在地則爲地之理在人則爲人之理統言則一理也  
分言則萬理也是以天得天理日月星辰晝夜寒暑  
往來而不窮地得地理山川丘陵飛走草木一定而

不易人得人理察五行之秀而萬物之靈受氣於天  
成質於地則又虛靈知覺存乎其中而爲心常昭昭  
而不昧生生而不已靜則理具於性動則理著於情  
故人也者上達天理下盡地理前乎萬古後乎萬世  
無不通近在跬步遠在萬里無不貫凡聖賢傳受之  
統帝王興敗之迹事親奉先之道修身齊家之行雖  
心之爲之主宰其實皆由是理而出者也然人或拘  
於形氣之私聞見之少則必陷溺其心不謀一身之  
所存况其他者乎心存然後慕邪正捨邪而就正慕  
是非捨非而就是至於天地之高深鬼神之幽顯不

慕則不能窮道體之離合人物之生育然則慕者豈不爲辨而一身之根本而萬事之機軸乎余亦天地間一物得人名者也得天地之理而爲性得天地之氣而爲體又得虛靈知覺者爲心則烏能與禽獸草木有生之同而同爲一物哉渾然方寸之中其慕自有條理自有間架於萬物萬事小大精粗無不由心慕然或有今日慕而明日忘或有少時慕而老時忘者而有由今至明自少至老欲忘不忘不慕自慕者存焉以烏鳶而知愛以豺獺而報本則況於人之爲類乎又況於余之所遭乎世之人孰不慕親慕先余

則尤有異於人以親言之則九歲失怙不記嚴顏之  
典型以先言之則五世單子未聞耻祖之潛德故履  
霜之感闡幽之心至老彌篤也涵泳乎聖恩至治之  
中則君不敢不慕也講明乎道義蘊奧之微則賢不  
得不慕也既不忘慕君慕賢之心則烏能無慕親慕  
先之心乎此晦菴之寒泉甄氏之思亭所以作也世  
之爲士者或取溪山而揭號或因規箴而扁號者有  
之余拙約者不知仁智之樂溪山之興難可取也余  
蔑學不察存窮之工則規箴之戒豈敢取乎然則余  
非有意於取號也欲構一小蝸菴竊取大舜五十慕

之義扁之曰慕菴以爲終身寓慕以效寒泉思亭之  
義云爾辛丑人日記

不已堂記

天以於穆不已之命生斯民則民受於穆不已之命  
而生者其等有四曰士農工商也惟此四民其趨向  
之精粗習尚之技藝雖不同體於穆不已之命各自  
所尚之業必學之不已習之不已然後成之一也爲  
農者若無不已之功農必無秋爲工者若無不已之  
功工必不巧爲商者若無不已之功商必不利至於  
農工商之技業猶然况爲士者莫重莫大之事業乎

百尺之竿左脚步右脚步接續不已然後可進九仞之山今日爲明日爲勉強不已然後可成不然則必有半途廢一貧虧之弊無時無處警悟之不已隨動隨靜提撕不已則自然接續自然貫通德全而慾滅義精而仁熟故自古立志之士或扁堂而警悟之或揭軒而提撕之者良以此也今吾族弟敬安從以不俗之才有志於學取不已二字扁其堂其意豈偶然哉余問之曰子之取義何居焉在於於穆不已乎在於純亦不已乎在於作之不已乎主人笑而答曰惡是何言也於穆純亦不已吾不敢言余質本魯下性

又懶惰雖欲百倍其工誠易間斷故欲扁堂寓目以  
此自警勉勉不己進進不己或可變愚陋之質窃取  
作之不己之義也余應曰子之言誠然矣然天人一  
理則人之用工不己即體天之流行不己者也蓋天  
以於穆不己之命賦予則人受之而生者也天命本  
只善豈有不善然但其生也所稟之氣有昏明偏正  
之不齊故稟其明且正者所受之理明且正稟其昏  
且偏者所受之氣昏且偏有生知之聖有學知之聖  
堯舜性之是也學知之聖湯武身之是也是以先儒  
有言曰夫學以知之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又曰雖

下愚亦可變而爲善夫學知變愚之道非百倍其工不能故子思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百之千之之工豈可今日作明日掇而能之乎閑時做亂時放而能之乎若造化之無停流水之不息勿爲急迫求之雖造次顛沛必於是則自然接續無有間斷莫不做到矣且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若事物紛至而踏來安得一切掃去放過頑然不應必如禪家之空寂然後自將去做工夫耶但一念警覺一日之間整頓得三五次理會得三五事今日如是明日如是初雖強把捉終至自然處而其要在放心心



者一身之主宰也虛靈知覺雖生生不己昭昭不己然提撕然後不飛揚於軀殼之外收斂然後不走作於物欲之間而又其要在於敬敬者貫動靜徹上下之工故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主於身可以管萬物之理足以提萬事之綱爲進德不己之基爲入道不己之門始也終也作之不己今焉明焉作之不己以至於欲己而不己則天做之性情自若人做之德行亦成必體得純亦不己又知得於穆不己不己之工進進不己不己之學長長不己愚必明柔必強實不爲小人儒而將爲君子儒必將令聞不己矣惟吾

君顧扁思義名實相符則豈但於君爲幸雖踈慵如我者庶有相須之資故有感于中者自不能已遂以爲記

僅容窩記

玉山之下洛江之上有一區即旅軒張先生與群弟子講明斯道傳授心法之地而吾先祖虎溪公與二弟從遊之地也其後聽天堂六宜堂兩先生同爲梓桑之里各有所構揭厥嘉號至今桷椳稠密堂軒相望凡爲吾黨之士過是閣者孰不肅然而敬依然然而像乎三先生之後孫致綱兄以志學之士亦構一齋

扁之曰僅容豈非述先而肯構者乎惟上古剖朴民  
淳絕無扁號者自有宋諸先生始有其規而實則自  
警規箴之意也噫彼區區俗士粗卜數字例有扁號  
末流之弊至於此乎顧此僅容之扁亦自警之辭而  
窃取溫公僅庇之僅淵明容膝之容然溫公之僅庇  
風雨不喜華靡之故也淵明之容膝怡顏徒尚清約  
之致而斯齋之扁非特取不華靡尚清約隱然有主  
敬意敬者千聖傳授心法之要訣而徹上下兼動靜  
之工也是以敬則收斂一心目惺靈臺之上檢束四  
體常居安宅之中有主而實不至荒屋則邪客不能

入強寇不敢犯何羨人之峻宇雕牆豈願人之高臺  
廣室乎然而彼邪客與強寇或窺之以忠信之甲冑  
禮義之干櫓禦之有何患哉有所慨然者世之人不  
知主敬故怠惰放肆縱耳目之欲騰倒昏亂喪賦與  
之天至於所居屋子不治墻壁不修門戶寒暑難避  
風雨不蔽榱桷朽敗棟樑傾頽則雖有大匠其將奈  
何末乃撤其宇藜其基此非自毀者歟如是則天所  
與之靈臺我所受之安宅烏可論耶余登斯齋先看  
大綱次看間架則兩頭爲房中間爲堂不小不大不  
狹不廣可容進退周旋可容升降揖讓然是齋有狹

小底時有廣大底時無極太極之妙前聖後聖之道  
思之於是齋理氣動靜之機事物精粗之分察之於  
是齋全體大用豁然貫通於吾心自不能無感而放  
彌底時寂而卷藏底時放彌底時一本萬殊故雖天  
地之大足以充滿是齋安得不狹小乎卷藏底時萬  
殊一貫故雖方寸之小尚有餘裕是齋安得不廣大  
乎况吾心本無內外遠近顯微精粗之間則何論是  
齋之狹小廣大也哉世之人或未識名齋用意之深  
以朴陋隘狹爲恨然余固知主翁之意在於主敬不  
敢放肆自然檢束雖大若小雖廣若狹者也然則是

齋高雖九層於升降周旋若將不容廣或千間進退  
揖讓亦猶難容僅容之義豈容易言哉余與主翁善  
要余以記自顧不文不敢容喙然相孚之地不容自  
己故不揆工拙謹搆數語遂以爲記

順窩記

映湖之東鶴山之北有一隱遁士即寶白堂先生曾  
孫也一生持守之操不類於時人軌轍謹守吾儒家  
模範自修躬行之暇以教子獎孫爲己任也時年未  
及武公箴警之時已過伯玉知非之年而自顧履歷  
或失於太剛故取順以扁窩以自警云烏可與溪山

之趣風月之興者同日語哉余與窩之主翁從遊雅  
矣翁之行已也以素位而行處物也以隨遇而處行  
順處順之道可謂至矣盡矣而猶以爲未足取順自  
警可謂知順之本源乎順之義極本窮源詳究其實  
蓋太極生陰陽二氣陰陽二氣生水火金木土五行  
二氣五行不相離不相雜各自分屬於剛柔順逆而  
陰陽之二太二少屬之於天剛柔之二太二少屬之  
於地陽剛陰柔陽順陰逆陽何以順陰何以逆陽體  
剛而用柔故順陰體柔而用剛故逆二氣流行於春  
夏秋冬陽順者生物陰逆者成物一順逆循環萬古

無一息之停此大分流行之陰陽剛柔順逆也細分待對之陰陽剛柔順逆則一年而有一年之陰陽剛柔順逆一月而有一月之陰陽剛柔順逆於日與時亦然陽順者乏陰逆者溢故溫和清明光風霽月之日少氛翳陰靄盲風恠雨之日多此皆陰陽剛柔順逆之所爲也且人之生得是氣而爲體賦是理而爲性性中有仁義禮智於時則春夏秋冬於行則木火金水仁禮屬於陽剛義智屬於陰柔值氣之分數均齊者爲智爲賢值氣之分數不齊者爲愚爲不肖賢智則剛柔相濟得其中愚不肖者剛柔不濟失其中



此則大分人性之陰陽剛柔順逆也細分則人之富貴貧賤禍福吉凶即陰陽剛柔順逆之應而有先富貴而後貧賤者有先貧賤而後富貴者禍福吉凶類萬不同而吉順者乏凶逆者溢故福祿兼備安樂長生者少貧賤極困窮苦終身者多此非天人一理之驗耶大抵人之常情好順而惡逆然自有陰陽待對無物不有待對猶好惡愛憎之類是也是故有順則有逆有逆則有順吾人日用事物之間亦有順有逆順境處之易逆境處之難而有自彼來我之順逆有自我應彼之順逆彼雖逆而我當順使彼之逆歸我

之順較彼之逆非也在大端利害之頭寬裕正平從容應之則彼之逆難施於我矣雖尋常細微之事猝乍頃刻急迫應之則我之順已失於彼矣有似順而非順之順有似逆而非逆之逆千駟萬鍾非禮義而予者受之非似順而非順之順乎簞食豆羹以呼蹴而予者却之非似逆而非逆之逆乎親陷不義爲其子者順親之志終不諫爭以至於得罪州閭則非似順而非順之順乎君向於不道爲其臣者逆君之心乃能諫爭不至敗亡國家則非似逆而非逆之逆乎不覲不聞之時亦有順逆戒愼恐懼使天理長存則是

順也怠惰放肆以私意暗長則是逆也如車輪鳥翼有不可偏廢之順逆無知來逆那得數往之順非逆推之工焉有順推之效乎所以有相須相背處有全用偏用處於事物見在處人固難其取舍况義理精微之順逆者哉若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爲順者雖一件誤看萬事差了順而差了者小逆而差了者多故千古聖賢皆舍逆而取順坤之象辭曰萬物資生乃順承天蒙之象辭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夫禹之行水無事孟氏之求故坐致莫非順天下之道雖千緒萬端無不有自然之理而隨遇應變無非

流出於吾性中性雖本善以氣質言則性本具剛柔  
剛者太剛則失之強梁而近於逆柔者太柔則失之  
懦弱而近於順與其近於逆寧近於順然俱失其中  
非吾性本然之中而其工又在存省上存省之工不  
篤則氣勝理失其中存省之工猶密則理勝氣得其  
中此非理勢之自然者乎天下之順無過於自然者  
順窩主人其將庶幾乎

先祖悔堂府君旌闕閣重修記

恭惟我先祖悔堂先生性本純乎孝資又篤於學雖  
美退齋府君之至孝嫡傳慎齋先生之正學惇敘彝

倫之行倡發斯文之功豈但觀感於當日實有興起  
於來世也朝家以孝行載三綱續錄贈戶議蒙  
旌表故建閣於先生舊居里元興洞先生之學孝無  
間言而足以勵世警俗也迄今三百年之久矣歲月  
滋久風雨漂搖綽楔頽圯丹雘漫漶往來人士莫不  
摩挲太息先生十世孫星祐傾己財仍舊貫重修以  
先祖至孝篤學煥然若昨日事豈非斯人之誠孝所  
致乎其追遠之誠難可泯滅故以一門之議記其顛  
末爲傳後憑信之資云爾

主靜窩記

客有問主靜窩主人曰是窩突兀起於天地之間萬山之中規模雖不甚華麗制度若是方正而余嘗觀之或詩人文士來則排律而講義村翁野叟訪則談農而語俚春夏之節鳥鳴雷鳴之聲啾啾轟轟秋冬之日虫鳴風鳴之聲唧唧淅淅其牖其戶之開闔無常其堂其室之聚合非一則於物之動者莫如是窩之甚者而以靜爲號何也主人應曰子之言然則然矣子知其動而不知其靜乎世豈有無靜之動無動之靜乎動亦不動靜亦不靜其唯此窩哉夫天地間道理只是理氣動靜而才靜則動根於靜才動則靜

根於動動靜互爲其根無截然動截然靜而爲造化之根本天地之樞紐故凡天地間至大至剛至細至微之物不外乎理氣動靜之中而具性情形體者也况是窩亦理氣動靜中物而其初自其無而有無極而太極也以後自其有而無太極而本無極也統言窩之全體則一太極也分言窩之間架則萬太極也而東西南北一定不易非靜乎戶牖堂室常久不變非靜乎棟樑之大小桷椽之長短各不得相換非靜乎雖幾百年戶牖堂室棟樑桷椽在於在處又豈非靜中之靜乎村秀才子絃歌於是窩窩之靜固自若

也勝友嘉賓揖讓於是窩窩之靜亦無妨也矧乎或光風無聲而入戶霽月無迹而登軒則何莫非至靜且靜子何知其窩之動而不知其窩之靜也客曰然則是窩之以靜爲號取窩之靜歟曰否然則取靜之義何居焉曰子徒知窩之靜而不知人之靜歟人爲萬物之靈者其於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得其秀而生氣爲體理爲性則其中自有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之物是即所謂心也心之爲物也其體即所謂元亨利貞之道具以爲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即春夏秋冬之氣發以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故體雖具於方



寸之間而其體實與天地同其大萬物無所不備而無一物出於是理之外用雖發乎方寸之間而其用實與天地相流通萬事無所不貫而無一理不行乎事之中方其物之未感也靜而天地之體存一本而萬殊及夫物之既感也動而天地之用達萬殊而一貫體常涵用用不離體常爲一身之主張提萬事之綱然若頃刻不存馳騫飛揚將循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可不惧哉此思聖之戒惧程子之居敬實爲萬世學者尤所惓惓者也大抵人心易動而難靜動則走作於物外靜則收斂於方寸靜

非必不覩不聞時動非必處事接物時雖不覩不聞之時有動是靜中之動也雖處事接物之時有靜是動中之靜也其動其靜之際善惡之機雖鬼神不能窺測而已獨知之故君子既常戒懼於靜時又加省察於動時則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或不戒懼於靜時又不加察於動時則顛倒錯亂昏昧雜擾人欲易肆於應事接物之處天理難全於歷變履險之際此非不存心故耶存心之道非靜不能子亦知之矣客曰然又問主人既曰是窩亦理氣動靜中物云則是窩亦有心耶曰惡知其無心

也人之視物以有心看則物皆有心也以無心看則物亦無心也凡天下之物有血氣者無不具一身上體段無血氣者只有形體而已然豈曰無心乎何謂心中是也況是窩雖無血氣以茅索爲筋髮以戶牖爲耳目以土石爲膚骨以棟樑爲頭足隱然具四體百骸五臟六腑於其中而又虛明主人又處其中而主宰則豈曰無心耶客曰是窩之靜與有心既得聞命矣敢問主人之心亦有動靜而靜或不近於空寂動或不錯於應人耶主人歛容對曰子誠吾儒人真知動靜工夫也余亦知其靜時不窮理則近於空寂

動時不存心則錯於應人然自顧一生其一身全體之動靜欲靜而不靜不動而自動靜而修身之目少動於非禮之時多況其中之心乎一心之微動亦衆欲攻之靜亦衆欲攻之醉生夢死空然老於天地動靜之中者寧不愧於心耶自今以往將收拾桑榆體西山氏之常存效瑞巖僧之自問存心窮理庶盡此心之全體大用欲補前愆則非靜不能故取周子圖說中主靜二字扁其窩以自警客曰然則主人當顧名思義哉逡巡而退遂以爲記

主靜窩遺稿卷之一終

主靜窩遺稿卷之三

跋

四書東儒四書註解後  
易而實難其旨似踈而實密文理接續血脉貫通熟讀詳味久當見之故不盡釋也而自經秦火以後西京之儒斌斌多文學之士徒尚耳目詞章之習而其註解者鮮矣宋德隆盛文運方興濂洛關閩群賢輩出分章逐句釋義增解瞭如指掌及于末世世道漸下經教弛世乏良材疑難之外更起疑難註脚之

上更添註脚或素隱而行怪或括垢而索瘢是豈註  
解之本旨也哉於是乎我東諸儒氏參考衆說繼往  
開來更解其註無一餘蘊其有功於學者大矣哉

點齋窩先生安公文集跋

點齋先生安公以純粹宏博之姿承襲乎文獻之家  
訓磨礱乎師友之輔益日用之行孝悌倫常也餘力  
之工性理經史也而講熟朱夫子家禮及先儒禮說  
於人家常變之節原天理參人事權經得中毫髮不  
差故有士林重望矣己亥禮訟起於朝野先生以遐  
鄉韋布之士倡率諸儒叫囂扶正豈非明見得節文

儀則之大驗耶噫先生既不得試於時則雖無贊襄之業著於世晚年築一小窩於閒淨之地扁以點齋杜門求志鉗鉞之工沉潛之力自然發之於吟詠往復之間者宜若盈箱汗牛而中經灰燼蕩然爲杞宋之無徵且先生之沒二百餘年之久則失今不圖永爲無窮之憾先生之嗣孫永一甫傍搜宗族古笥之所藏博採諸賢遺集之所載則疏本終無航頭之得僅輯詩文若干篇徧受狀碣於當世秉筆君子編爲一冊雖零章短簡詎不爲全鼎之一鱗乎永一甫將鈔梓傳壽而齋遺集與其再從弟永鳳來囑于相憲

願一言以識之相憲無文者再三固辭則其請愈勤  
窃念相憲忝在外裔故起敬盥讀則數百載之下若  
將陪杖屨承警咳矣寓慕之感油然而生申敢忘僭率  
謹識顛末如右觀者恕之則幸矣

五代祖三耻齋先生文集跋

惟我五代祖三耻齋府君忠孝之性稟於天昇踐履  
之學透於自得早擢魁第聲望藹蔚每憂名實之難  
副日溫理讀書上自唐虞下至洛建授受之訣繼開  
之統無不講究理會而尤致力於孝親忠君底事丁  
未冬特蒙居昌專城之除至戊申春奉板輿下邑賊



醜猝發於密邇之地朝暮席捲邑里俱空親命迫在  
跬步之內府君以忠孝兩全之道叅情酌義則君親  
一體緩急有間爲孝之階觸在俄忽盡忠之機猶有  
少暇故遂決今日全親明日勤王之策護親於淨地  
即還封疆招集散亡若使其時營罷少緩則全親報  
國忠孝俱全宜有辭於萬世時丁不辰事與心違以  
府君素所畜積之忠孝優蒙求忠必孝之門先聖批  
然止水之清爲汨泥所濁白玉之潔爲堆塵所掩赤  
羅之初配由其營罷之孔刻興陽之再黜媒其繡  
啓之構捏前後人謀之不臧至於此極乎噫臬卿之

忠張巡之節巧值府君之境界則果能委親於賤藪  
乎世之人以程子之公眼鮑叔之知心論斷則必將  
曰府君與卿巡易地則皆然云耳然則府君之忠孝  
實無愧於俯仰而竟抱無窮之痛已治百年之久矣  
幸遭日月之光終不掩於氛翳之中義理之憾自有  
伸於公議之正粵在甲子三新聖御位之初自天昭  
釋特復府君知府舊衙惇此殘孫疾趨吏府奉牒南  
歸三聖恩如天神人俱感自此固知府君之忠孝益  
明於世而竊恨夫府君思親戀闕之句論道講學之  
文藏在巾笈了無繡梓傳世之方相憲每有時抱卷

痛哭往者族親與士友峻發公議鳩財拮据殆將十  
許年而今始營刊則篇帙浩穰物力凋殘所刊者便  
同九苞之一羽泰山之一芒其在剛發幽潛之道豈  
非一欠耶且素行一部出於府君經歷艱險之餘而  
大山李先生稱其剗剗廣世則有補斯文可知其羽  
翼於元集也從後刊布則爲子孫者庶免不明不仁  
之責然斯文有顯晦底時吾道有興廢底運雖不可  
強圖而爲吾祖子孫者剛發潛光亶在斯亶在斯敢  
不勉哉

告由文

六代祖處士府君安石文

本庭

衣履斯藏二百年久魑魅遠遁風水無害然惟墓道  
累世儀闕先靈降佑後孫追薄今始伐石恨未具儀  
卜吉虔告永享萬世

又

體魄托此歲月滋久墓道之闕後孫之咎豈曰誠薄  
實由力綿逮至不肖片石始安略伸追遠恨未具儀  
陳其庶羞歆于永世

高祖考通德郎府君安石文

顯允我祖在茲陟降宅兆吉利體魄安寧孫殘力綿

儀闕世曠歲值百載伐石薦床尚欠墓道敢曰追遠  
擇吉竣告永饗於萬

祭文

祭知非庵金公

敬 匾文

嗚呼花府實國之東都而講明道德之賢充養志氣  
之士乘運而輩出接踵而繼述其遺風餘韻尚不泯  
於百世之下故或親炙而觀感或私淑而作成吾南  
士之宗匠半在於龜蘇公生其間可以師則師可以  
友則友涵養而體認濡染而心得一生用工尤致力  
於庸學論孟心經近思節要等書暇以細繹乎馬史

晉唐宋諸文章軌軸至於陰陽術數一不着眼嘗曰  
不勉古人之學一從時俗之文則是無根而培養無  
地而安頓然國之取士之道在此輪翼不可偏廢外  
若著述乎時文內實着力於修己隨分從事於公車  
屢別荆璞再渡瀾水乃曰此命也爰修初服婆挈林  
泉致我天官事我天君八十年一動一靜無非和氣  
中做來而非僻怠慢之心不設於身消灑渣滓之樣  
自發於貌以誠敬修齊謙恭爲進學之體孝友睦婣  
任恤爲修行之用不憂箠瓢不耻緼袍孔門弟子無  
過於此言無疾色事無錯了宋朝群公罔專其美誨

後學有道明辨而使知御群有術不怒而施威凡於  
事爲莫不爲君子人有積善餘慶之驗寶或滿庭有  
仁者得壽之理恩榮自天則公之於人世事可謂無  
欠而無憾矣嗚呼相憲趨造於門墻之下于今四十  
年於茲矣然終未免無聞之科非但才本魯下性又  
懶怠始也公僑居鄙鄉之時但知瀆蒙之義虛送好  
光陰於好階梯中也自公移住北峽閱十許年之久  
而道塗修遠難效古人不遠千里終也公還棲桑榆  
故里然事多肘掣未能源源晉候叅聽其親切之論  
而公奄至於斯相憲之痛曷有窮已耶

祭李處士

德秀文

於乎人亦物也而表而稱之曰人其名不亦重乎其  
義不亦大乎然世之人徒知異於物而知人之所以  
爲人者百無一焉徒知人之所以爲人而知人之所以  
以爲人之道者千無一焉或知有人之所以爲人之  
道而能知行之爲人之道者萬無一焉然則從古以  
來得人名而生行人道而死者幾人哉噫爲人之道  
者不過修身齊家孝親奉先敬長御衆處事接物而  
盡其道而當其理達則濟世救民窮則保家裕後然  
後可以塞受中之責可以爲萬物之靈此皆不在他



求而在乎我者也然以行之於己者觀之則順而易以不行者觀之則逆而難是以平品之人或有勉強而行之者或有因循而棄之者故濂溪曰至易而行雖果而確無難焉斯言也千百載之已往千萬世之方來爲人而盡人道者擷撲不破之戒也相憲自少足迹不出山外一任孤陋全昧於斯世人物高下故不知花府之南有隱逸長德矣我有一賤媯而公不鄙愚陋許以葛松之罹蚤緣往來殆已幾許年猶未詳其實德懿行之萬一自公之僑寓隣比竊看其動靜語默則容貌辭氣無非天性之本然實地之平易

怠慢之容不設於身非僻之言不出於口安貧守分  
樂天知命早年叩盆再哭西河人所難抑而以理排  
遣長育諸孤分門樹立能事畢矣八十年履歷無一  
仰愧俯作厭世混濁以天年終如公者可謂豈弟之  
君子矣曾彘兄弟無非稱家之兒則永錫爾類非斯  
之謂歟

祭族叔可軒公

錫枯文

嗚呼天下之生久矣夫三代以前氣數長盛大朴淳  
濃而生於此時者尊主庇民廣施所蘊臯陶伊傅周  
召之徒是也戰國以後氣數漸降大朴澆漓而生於

此時者志窮道屈竟爲虛拋屈宋賈籍東野之徒是也又間有一治一亂之運而生於一治之時者雖不及於臯陶伊傅周召或有少展所蘊生於一亂之時者有甚於屈宋賈籍東野竟至湯鉞臯棄世之降時之季若是其甚耶嗚呼唯我叔主天之將降也稟之以瑞世之資經濟之才自少至老讀書林下遙追先祖之遺緒堅守吾家之本分事親愉色婉容奉先以敬死事如生友於兄弟睦於宗族凡於待人接物不以親疎爲厚薄不以賢愚爲高下讀者勸讀農者勸農一行一事惡者徵之善者勉之每楸齋之會講祖

武飭門少諸院之席慕先賢誨後生於門於鄉主盟而樹立之任衡而稱停之尤竭力殫誠於顯微闡幽悔翁遺集繡梓將印我五代祖耻齋公識文及從先祖香齋公山圖跋文見拔於初刊公與王考極力周章刊入頒行丹院之營建實先父老數百年未遑之事而鳩財翹設以爲矜式百世乃者斯文既喪吾道將泯藏院暨丹院一時見掇公於此時痛先祖杖屨之無徵悲後學準則之莫憑志切挽回終不復設而吾鄉三齋即悔祖所建業儒齋也世代悠遠風雨所朽材瓦頽圯丘墟蓬蒿公眷慨然于心以藏院分財

構置數間搜得遺財與畚土復建先祖倡學之齋以爲後生依歸之所又於丁卯虎翁貲贈之時公丁憂故命公之長姪與九軒族曾祖及小子上京特蒙恩貲皆我公之發縱指示也小子之五代祖復職卽甲子御極新聖之初也其時小子陪公觀光次往于達衛家僮帶書二度來訪一則門父老通于我公者也一則王考寄小子者也開書欣抃謂小子曰天下豈無理哉日月之光終不掩於一時之翳是非之正自有定於百世之論從先祖被誣之自天昭釋又有復官之典此豈止汝家之慶一門之慶非徒一門之慶

實一道之慶也從速還巢辦劃凡事公初擬自當上京事多掣肘使小子與三從叔跋涉登程首尾一月之內特受復官教帖而來子遺單孫萬無吉祭之道公親自擔當先出己財諸族從之遠近效之貧富均排收合是歲十月邀多士虔告于象生之下嗚呼公之恩義欲報無地而公又以遺集之留在巾箱爲己憂此實小子貧寒之致而不肖之罪無所逃於穹壤之間矣公於爲先之道猶以爲未至也常語小子曰虎忍兩祖當刊也鷹峰墓碑當改豎也而門力凋殘此將奈何又曰吾非不知偏待之下屈首場屋晚捷

鄉試竟屈禮部此命也復誰怨矣今則親不在矣世亦亂矣入山守分之外無他道理此亦拙計未知如何汝等年富力強先事之未了鄉道之出入皆委之於汝等相議調護無貽笑於人可也小子雖不副命服膺勿失以至今日者也於乎門祚衰薄耆德零落何公之存也一門仰之若喬嶽恃之如棟樑有事則就公而權衡之有疑則質公而善龜之天之猜耶鬼之惡耶往年冬宿咳猝發呻吟度了有時晉候窺覷氣旺意謂百歲在前矣那知易簣於辛丑之晦日也耶噫噫蒼天此何事也此何變也公將厭世混濁而

然耶大命至此而然耶門生之考德者於何處問業  
乎釋孫之顯悟者有誰教導乎公之始也若將大有  
爲於世也末也止於丘園一處士若蘭之生谷而自  
萎玉之堆塵而終埋茲豈非公生於氣數漸降大朴  
澆漓之後而然也耶抑豈非生於一亂之際者耶狂  
瀾滔天去去益甚未死吾輩將何以保軀命乎披髮  
入山以待天下之清是爲得計也公之乘化人或痛  
惜而小子獨以爲公以吾東人物歸見祖先於地下  
爲慰耳嗚呼已矣

祭敬易齋宗丈文



夫人之生也得一元之氣稟五行之精始也真而靜  
及其神發智知覺與事爲有出於性命之正者有出  
於形氣之私者人鬼之關于善惡之界分自此判異  
耳目口鼻手足動靜均是人也衣錦尚綱之人有  
內鐵外銀之人竟得小人君子之目者天下古今有  
人物以來已然之迹也而君子則雖不欲爲彼小人  
則皆詐欲爲君子者多矣一得其名則雖孝子慈孫  
百世不能改凡受中而爲人者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嗚呼惟公稟天地之儲精鍾山河之淑氣生龜岑之  
下錦江之陽虞夏沒矣濂閩邈矣前漸之釵筑秘石

之酒屠非但世降又非其志故遠而承襲乎梧松之  
遺範聞見晦陶之餘韻杜門歛迹不求聞達服膺夫  
子入孝出弟之訓曾氏任重道遠之戒爲一生用工  
着得實地報本追遠之誠盡於奉先生養喪死之孝  
極於事親修身則敬直義方存誠之工密物格知至  
誠正之工篤齊家則父父子子兄兄弟弟至於奴僕  
恩威並行於其間接人則好惡無間於親疎如一若  
流水之無滯於險坦處事則人誤處無疾言遽色已  
當處必精察明斷處世則於清於濁隨所遇而不忤  
若愚若智以其時而裁處若鑑空而妍媸自照衡平

而輕重自稱其他細微之行無不合道而當理以死  
後己之心根本牢堅不言而躬行於天人性命之理  
陰陽動靜之妙歷代治亂之迹君臣正慝之分無不  
通曉至於讀書之際何者爲學者事教者事何者爲  
入德事成德事何者爲內外賓主事何者爲動靜體  
用徹上徹下原始要終句句體察字字索得涵養乎  
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己能而性理等書無不着力  
諸子百家語亦無不涉躐晚而尤喜者春秋之書春  
秋即吾夫子托二百四十年王權之書也今世道污  
下王章將墜公之喜此書豈偶然哉公之看書凡他

聖賢書尚不能尋常看過況於尊周攘夷之書乎雖當精力衰耗神氣昏昧之日手不釋披口不絕吟義理思索處發憤忘食心氣快活時高聲浪讀有已獨得而人不及知之妙有或來質疑難則辭意渾全竭盡兩端語到利害則默然泥坐便如愚人羣居終日不言人之長短謙退自持不矜己之高明怠慢之氣不設於身戲謔之言不出於口聞朝廷得失則憂喜形於色聞衆人善惡則隱揚發於中俗情不關於丹田物累難汚於素履頤養林泉逍遙自適至老無欠缺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世所謂大人君子者非

公而誰也是以愚夫愚婦皆曰君子樵童牧豎咸稱曰大人君子在彼非阿好之稱在公非過情之譽也於乎憲即宗中一晚學也居在半舍之地飽其門德之餘趨拜門下窺覷其動靜語默則一身而致一身之中和一家而致一家之中和威儀凝重望之若喬嶽度內淵深測之如江海粹面盎背之樣自發於形容作爲之際慈詳豈弟之貌暗著於人已接續之地私自以謂向所稱君子大人者於公號之則可也於人稱之則實有之矣且況公以宗末不賜鄙斥特垂眷厚諄諄之語娓娓之說先講族誼之親厚私情之

重疊繼示古今將欲亟候承誨仰副盛意好事多魔  
雖不得如意種種承候邇來積有年所矣前月來候  
則公已委床褥而神色氣力別無大損然飲食起居  
稍異前日夜則不寐而痛朝則攝衣而坐經義蘊奧  
中文義疑難次第分曉明白開示及其辭退動作如  
前故將知百歲在前矣豈意未幾日實音踵至乎此  
何事此何變公將厭世混濁而然歟抑大限至此而  
然歟聞公啓手足之際精神無減言語如常曰死生  
天也浩然長逝平日定力於此尤可驗矣宗黨曰吾  
門君子終矣儕友曰今世大人逝矣人之稱公無間

於存沒者豈非公之實德懿行仁聲仁聞素洽於親疎遠近之間能如是耶公雖無憾乎若蘭之生谷而自萎玉之堆塵而自理世之知公者安得不慨然而怨天之豐嗇乎夫人之福有五而曰壽曰康寧曰考終命三者在天之事也曰富曰攸好德二者在人之事也而俱享天人一理之應者從古幾人焉哉今哭公之夕可慰者有二公之賢或俊異頗有遠大之望蓋公化導之力也公之曾或雖在幼孩將有明慧底樣此亦公積德之蔭也門戶之漸昌詩禮之繼述由此可卜所慰者一也吾東一區天地欲閉冠履將倒

凡爲臣民者雖小變衣章頭髮姑保而衣章之全變  
頭髮之環削似是而非今則明矣公則以先王之法服  
父母之遺髮見祖宗於地下此可慰者二也惟其宗  
黨之無依後生之無仰皆生者私不可以重憾於長  
逝之靈言止於此其知耶否耶嗚呼己矣敢陳瀆綿  
實爲千古之永訣

祭四從叔

兩帖文

於乎由近而遠由親而踈天理之公也以遠而近以  
踈而親人情之私也以兄弟之分至宗族之稱者非  
天理之公乎以宗族之濶若兄弟之誼者非人情之



私乎今公與我以一氣之分免服纔一世則天理之於公雖不得免於人情之私烏可以薄耶况公與我以行則公高於我也以年則我多於公自幼同居一巷學則同業食或同床相依相學之道無異親叔姪有憂同憂有樂相樂事當疑難則質而信之或差失則規而正之無意於紛華之場托跡於漁樵之類居然六七十年而今至於白首之日各謝世事萬念都灰猶有一線不死之心每憂家聲之零替日事稚孫之教導以終餘年矣豈意叔先於姪使年多之姪反哭年下之叔也公雖作九原之靈降鑑乎家與門歟

於家有可忻可慘之事於門有可憂可惱之事以言  
乎家則仲哀生男季婦寃逝此是公棄世後事也以  
言乎門則商山先塋偷訟碑變此是公在世時事也  
公若有知其於忻憾憂愁無異生者矣於乎墓草再  
宿三祥奄迫明日即靈宇永掇之日也公雖輕絕姪  
豈忽然乎今夕之哭非爲公也迺自憐其益孤而哭  
者也於乎

祭舫山許公

燕文

烏山峩峩洛水洋洋氣鍾靈毓公得而生金玉其質  
錦繡其腸方圓平直規矩準繩洛閩關鍵歐蘇軌軸

博涉貫通作我已物各得匠工并蓄醫良敬義夾持  
銖累集成經國之學濟世之策早事公車竟渡瀾橋  
身臥東岡望重南州鳴鶴聲聞自天降秩一啣郎署  
位不滿德圭竇巖穴大開門戶昏衢秉燭大冶張爐  
因材變化在在成就滿堂珠玉謝子荀孫三棣輝映  
五福俱全賢季貞忠扶綱萬古天地已閉冠裳將倒  
義取熊掌命輕鴻毛天下先生海東高士修言一帙  
繼往惠後方謀剗剛不朽巾笥僉允誠孝儒林公議  
願余溷劣幸得并世江分左右路阻葦葭青年而遂  
白首心交我居韶南公僑真西地武稍復荆願未遂

仰囑貞文俯賜揄揚曠世神交幾悉情狀奚啻生者  
有光泉塗意謂早晚庶或一晤宿計未偕耿耿報遽催  
奎星晦彩大嶺遽空士失南車草宿北邙居諸易遭  
三祥奄屈几筵替哭亦在人後靈如不昧倘記其誰  
九原他日永矢相追

祭宗兄矩庵公

相夏文

世有氣數之常變士有命道之窮達常與達者順境  
也人處之易也變與窮者逆境也其能善處者果幾  
人哉故況今世級漸降士習益淪枉己循人者滔滔  
皆是而惟我宗兄以純美之質高明之才承累世家

庭之學資大方師友之益有志於爲己之工而尤着力於曾思之書篤於內修而始終不懈向也累試於場屋實爲親而屈非所屑也是蓋有命焉懷奇莫售終老林泉兄雖處之裕如無所怨尤而人莫不嗟惜也嗚呼弟於兄行同昭穆而齒少三歲所以自少至老於兄之動靜語默無不暗悉而妍媸莫逃於鑑空輕重難欺於衡平其心體之明也居則若有所思行則視不轉眄其主敬之工也口不出鄙俚之言身不設怠慢之氣其律己之符也小事則含糊若愚大事則龜燭而智其處事之要也無稜角畦畛藹然常有

和氣其接人之道也簞瓢屢空而不憂環堵蕭然而  
 晏如其安貧之規也此皆余一生欽仰欲效而不得  
 者也年前赤羅之住豐峽之寓世故使之而近幸返  
 稅梓庄使余得復爲隣自首依杖之心有甚於幼少  
 之日而況吾門之有吾兄若虎豹之在山林舟楫之  
 在江湖所不可一日無者也夫何一疾三載竟至於  
 斯也凡吾儕幾人生於吾門寂寥之日早年期待各  
 自不淺杜子廣廈之庇范公廟堂之憂未必讓於別  
 人而今不此之得焉謾作東野之鳴張籍之窮已足  
 可悲也而況遽有今日未知是氣數歟抑命道歟死

者不能自悲使生者悲亦理也所以使弟而悲兄重  
可悲也兄其知也否耶

祭舍弟應天文

嗟哉應天棄我何逝痛哉應天捨我安之天不助耶  
鬼之猜耶粵自高祖分門四代爰及宗家繼絕三世  
先祖遺脉只存吾家其奈三代又至獨身苞桑有戒  
碩果不墜逮至吾身始爲兄弟祖先陰隲父母劬勞  
庶冀如此門戶漸大天不悔禍奄奪先考年甫九歲  
早孤何言時惟君年猶下二年李南二妹猶在襁褓  
母氏性善忍滅鞠我前抱後負左牽右挈我寒而衣

君飢而食欲報至德昊天罔極幸免水火至有家室  
皆有子女君獨無兒積歲憂遑晚得一子容貌端雅  
聰明穎悟君我所期千里之駒世無完福屢空簞瓢  
以君勤儉宜不若此惟天所使人力何爲尺絲粒太  
分而喫着式好無類怨何其宿凡如是者數三十禩  
三爲分戶再次同居其奈潒潒數載彌留我友不篤  
醫藥無效半夜凶夢長臥不起此何變也此何事也  
抑君大限止於此耶由我罪積禍及而然天難諶斯  
鬼亦惡矣孤兒寡嫂誰將誰依割半餘生形影相吊  
人或侮我誰將禦之濕或有哀誰將救歟我實椎胸



君不瞑目遜道之陽載君幽宅先塋密邇左右前後  
以君至孝朝夕侍衛泉臺之樂無異陽界今君一行  
應不復還有兄如吾有若無焉病不分慟歸不代身  
一聲長吁厚夜難晨銅山雖傾我懷難禁河海雖渴  
我淚曷已我言不答我哭不挽君真去矣夫復何言  
九原他日相對不遠已矣已矣痛哉痛哉

祭金姑夫

辭遠文

相憲亦人乎哉若人則有耳而必聞公之喪有足而  
必赴公之喪有手而必醮公之喪有眼而必哭公之  
喪而自公沒之後已閱二十二個朔而一未伸叔姪

之情與無耳目手足者同如是而烏可齒於人乎於乎公與我以異姓結叔姪之情居然四十餘年矣言念疇昔其間日月若一旦一夕而世道之推遷人事之變易可謂滄桑耳惟我叔姪青年期大各自不輕而那意山南一處士而終耶於乎粵我姑氏入公之門淑德懿行壺儀閨範皆不後於人而天仁不吊鬼幽多猜不幸早世于斯時也姑從四個男妹免襁褓者少而遭此境界榜無一時收護之人惟公處嚴父之位而兼慈母之恩前襟後裾左牽右挈蔬食菜羹單衣緼袍忘自飢而食之耐己寒而衣之這時光景

木石可悲釋迦含淚何幸姑氏在天之靈陟降陰隲  
俱免水火各至成就此非窮通困亨先兆後笑之驗  
耶且伯從勤儉治家門戶之大田園之廣譽之向日  
可爲倍蓰而寶彘繼崔門之昌大王福之未艾自此  
可卜此豈一言可賀於今夕之訣耶

祭故室孺人義興朴氏文  
嗚呼君與我生而同居之日以年計則十其四一其  
四沒而相別之日以月計則十其一三其三而以相  
別之月較同居之年同居之年尚多於相別之月况  
以日計則不知幾相倍蓰矣然以余凡庸生而同居

之曰若少沒而相別之曰若多多何以若少少何以若多古語有百年如一日又有一日如三秋百年固百年而非一日一日實一日而非三秋也然則其所以然者人情參錯於其間而乃其然矣顧余與君同居之曰則若遽遽之夢思君相別之曰則攪切切之懷安得不生而同居之年十其四一其四若少沒而相別之月十其一二其二若多乎雖然有多者反少少者反多之理此多則彼少彼多則此少亦天地間自然非人力所能者而君沒之曰漸多吾生之曰漸少多者孰能爲之不多少者孰能爲之不少乎不欲

多而自多不欲少而自少以至於吾生之前君沒之日極多君沒之後吾生之日極少然後君我相別之日少而若多者反少同居之年多而若少者反多矣夫何悲哉於乎慟哉

誄詞

誄朴致福

海根文

山靜陰而載地其氣向上水動陽而由天其勢順下則其實合天地陰陽之氣升降者也故從其山水龜瀝之氣毓靈而鍾人齊魯之泰山洙水彬彬多文學之士燕趙之碣石漳河往往多銀筑之客

不其然乎自餘諸山水以其精鍾人所以人固隨其山水之精有智愚賢不肖之不齊也明矣今吾州之桐山松江即韶南之鎮而其前後左右羅列所居者皆士族也間有道德之士文學之人實則茲山茲水之所鍾靈而其山之北水之東關一區幽而深窈而廓世居者順天朴氏也以近世驗之不知朴氏祚薄而然耶吾儕道孤而然耶文人數君子不幸早夭惟吾友致福竟巍然以忠厚篤實之資不求其聞達於世隱居行義於其中一生爲政幼而孝親長而訓子桐山花鳥之趣松江風月

之勝主管而領略自主七十年太平余於今夏作  
松山之行中路聞公朝天之報深歎天何使善類  
盡空於斯世使後死者漸孤也其後公之次或以  
妙年才郎夭折云嗟乎世或有甘泉先渴直木先  
伐然以公積善之餘有此慘折之酷耶今日即公  
大歸之日也窃念七十年交情永訣之行不可無  
一言以送然拘於國制不敢排律只以數行辭執  
紼公倘知今之范巨卿來耶其詞曰

桐山兮寂寞猿鶴愁兮夜月松江兮嗚咽魚龍冷兮  
落日丹旄兮素髮送君歸兮山之陽宇宙茫茫新封

兀千秋萬禩兮托此寧

遺狀

祖考晚學齋處士府君遺狀

府君姓申諱冕璧字君玉號晚學齋始祖崇謙號野  
叟謚壯節公至十三世益休金紫光祿大夫以軍功  
封鵝洲君子孫仍以爲貫至五世祐號退齋父版圖  
判書公允濡卒廬墓三年涕淚處雙竹抽生以孝聞  
旌閭事載三綱錄先生見麗朝運訖與吉治隱携  
手南先生居尚州丹密縣治隱入善山金烏山終身  
不仕享凍水院先生之曾孫錫命成均生員自尚州



移居于義城元興洞子俊楨承仕郎子壽除寢郎  
不赴子元祿號悔堂遊溪慎兩先生之門得傳淵源  
以孝聞旌閭載三綱錄贈戶曹參議享藏待院  
子乞號城隱壬辰倡義贈左承旨子適道號虎溪  
進士登寒旅兩先生之門得聞旨訣仁廟丁丙亂  
倡義斥和贈吏曹參議享丹邱院子塚號忍齋成  
均進士以文學有士林重望享丹邱院子文錫號芝  
隱潛心性理隱居求志子德洵有文行而早卒不見  
系子正模號二恥齋以道學文章名於世文科官至  
府使於府君爲曾祖祖光烈通德郎有文學孝友爲

世所推重考成敦號愚軒有文行配義城金氏泰運  
之女龜峯守一之后繼配坡平尹氏父德述祖燦注  
書府君尹氏出也 純廟三年癸亥十一月初一日  
生于縣南八智里第府君賦性仁厚氣宇寬弘自幼  
受學于先考府君才少遲鈍性本嗜學故讀書不以  
博涉爲業惟以深究爲務時家貧親老不得專事經  
學間著病聲工世無知者終不能顯揚趨庭之際承  
順務悅奉先之節極盡誠敬不較人是非不言人長  
短冲和之氣溢乎四體儉約之規操存之心宗黨知  
舊咸稱君子 純廟丙戌丁外艱後五年庚寅丁內

艱家雖清寒附身附棺之節無憾稱情哀毀如禮庚  
戌遭西河之痛于斯時也不肖生四男妹不肖年纔  
九歲餘則未免襁褓府君以理排遣不傷天和恩斯  
勤斯拊之育之使免水火各得成就皆無失其時府  
君竊以二恥齋府君尚未蒙復官爲恨然雲仍單子  
不能仰籲天陞恭俟天日之回照府君爲先之誠上  
格于天今上御極之元年甲子復官之典有隕自天  
百年幽潛之餘感泣洪恩無間幽明是年是月晦日  
邀多士告廟虎溪府君賸享之議積世所營府君與  
三從弟冕羲五從姪錫祐及諸族建院奉安于丹邱

即哲廟庚申十二月日馳贈之典特蒙于今上  
丁卯之秋以仁廟丁丙勲入薦剡贈吏議不肖  
與族曾祖駙教氏宗兄相夏氏疾趨吏府奉牒南下  
門力凋殘趁未行颺黃之禮戊辰十一月日不肖往  
拜訂窩翁囑倡義錄弁首文二十七日還巢則府君  
素有咳喘以添感隱几微痛然二十九日即不肖外  
王考忌辰也命往參祀故略具祭需發程中路拜季  
舅忽然有歸思故附祭需還則府君亦依前微痛夕  
後命不肖請隣近諸族某某至則古今嘉言善行及  
門事與家政娓娓酬酢幾至雞鳴各歸少頃命不肖

正枕席即臥奄然乘化昊天罔極攀號莫及戊辰十  
一月二十九日丑時也享年六十六翌年己巳正月  
二十三日乙未葬于遜道谷下池洞府君曾祖母淑  
人東萊鄭氏之墓西畔乾坐之原配永川李氏魯宗  
之女生于正廟二十四年庚申四月初二日甚有  
婦德歸于府君事舅姑以孝奉君子以義卒于哲  
廟十一年庚申四月初八日享年六十一葬于下川  
楓林高祖考通德郎府君階左癸坐之原生一男二  
女男昌協女長適義城金重輝次適義城金鎮聲昌  
協娶永川李氏魯義女生男女各二男長即不肖相

憲次相和女長適韓山李萬求次適英陽南錫雲重  
輝有五男一女男長翼周次翰周次鬻周次翻周次  
鶴周女適金金鎮聲有三男二女男長驥洛次

洛女適吳相憲娶義興朴氏泰龍女生三男

二女男長世煥次啓煥次紀煥女長適固城李玲次

適安東金溟鎮相和娶順天朴氏鳳鉉女生一男一

女男祖煥女適南原梁奭煥世煥娶缶林洪氏不產

一血以啓煥子基德為嗣啓煥娶義城金氏春植女

生三男一女男長基德出繼世煥次基喆次基舜餘

皆幼紀煥娶英陽南氏璋煥女李玲有二男三女男

鍾根娶咸安趙氏性潛女女適永川李炳斗內外諸  
孫不能盡記嗚呼府君棄不肖三十九年曾於兩度  
巨創不肖失怙之痛追慕深切不肖何敢述府君德  
行之萬一哉深懼夫愈久則愈泯畧叙世系及平日  
行蹟大槩以爲子孫憑信之資云  
今上四十三年丙午閏四月十三日不肖孫相憲泣  
血謹書

先考府君遺狀

府君姓申氏諱昌協字拜言系出鵝洲鼻祖諱崇謙  
號野叟諡壯節以高麗開國勲錫封平山子孫仍貫

至中世諱益休金紫光祿大夫門下侍郎以軍功封  
鵝洲始分貫焉歷五世至諱祐號退齋官全羅道按  
廉使司憲府掌令父貞肅公諱允濡喪廬墓泣血三  
年雙竹生淚痕處以孝聞旌闕載三綱錄享凍水  
院至五世簪組不絕六世孫諱元祿號悔堂登溪慎  
兩先生門得傳淵源以孝旌闕亦載三綱錄贈  
戶議享藏待院子諱乞號城隱以文學著世與伯氏  
諱佺壬亂倡義贈左承旨兼經筵參贊官子諱適  
道號虎溪進士遊寒旅兩先生門得聞旨訣丁丙兩  
亂倡義斥和贈吏議享丹邱院至曾孫諱正模道



學文章爲世推重早擢魁第官至府使於府君爲高  
祖曾祖諱光烈通德郎祖諱成教號愚軒以文行顯  
考諱冕璧號晚學齋妣永川李氏魯宗之女麗朝令  
同諱正磚之後純廟二十年庚辰十二月二日生府  
君子義城八智里第家甚貧約稍長每患菽水難繼  
或卑賤之事不恥爲之取養無方嘗曰爲人子弟行  
有餘力學文可也溫清之節隨時而適定省之職惟  
日無闕於睦族處鄉各盡其道待人接物咸得其宜  
宗黨矜式邦鄰贊頌家禍孔酷仁天不吊未給養而  
卒于哲廟元年庚戌正月二十七日享年三十一

是年四月二十三日乙酉葬于遜道洞下池谷乾坐  
之原妣永川李氏魯義女令同正磚之后母夫人甚  
有婦道教有義方及歸府君府君以乾健之道御之  
孺人以坤順之義承之家道正矣而奄遭崩城罔極  
之痛非不知滅性相從而上以無舅姑菽水之托下  
以無孤哀矜恤之任含忍苟延數十年孝養終矣塵  
債了矣於是浩然從君子於泉垆之下苟非孺人隨  
事處變之善烏能若是耶是府君沒後二十四年甲  
戌十月初八日也享年五十八翌年正月十三日辛  
亥合塋于府君之墓左有二男二女男長即不肖相

憲次相和女長適韓山李萬求次適英陽南錫雲相  
憲娶義興朴氏生三男二女男世煥啓煥紀煥女長  
適固城李玲次適安東金溟鎮相和娶順天朴氏生  
一男一女男祖煥女適南原梁奭煥萬求有一男二  
女男蘭馥女長適鵝洲申鍾達次適英陽南柄斗錫  
雲有二男二女男長述淵次雨淵女長適豐川任士  
彬次適眞城李元旭世煥娶缶林洪氏德秀女有系  
子基德啓煥娶義城金氏春植女生三男一女男長  
基德出后餘皆幼紀煥娶英陽南氏於乎不肖年甫  
學數府君見背莫能識府君之典型與行檢而况府

君之沒已五十年之久乎然而不肖惟有所聞於祖考在世之日故追慕於今日則典型言行依然如昨不肖早孤之痛愈久愈新畧叙世系生卒年及平日所聞者一二以竣後承繼述剛幽之資云爾

歲在丙午閏四月十五日不肖子相憲泣血謹書

先妣孺人永川李氏遺狀

孺人姓李氏系出永川麗朝令同正磚之後處士諱魯義之女 純廟十七年丁丑二月二日生于赤羅縣西白嶺里第母夫人尹氏性嚴毅峻直織紵之工酒食之儀壺闔之範無不教之以周徧而該博及歸

先府君宜家之道律身之行一遵母夫人所導孝以爲本懋順舅姑必敬必戒無違夫子承祀有節制產有度昊天降割家禍孔酷庚戌之歲先府君下世孺人義當殺身相從上念舅姑之無養下隱群稚之無恤未決溝瀆之諒忍延歲月三年之內朝夕之奠哭泣之節見者莫不涕淚禮制有限喪期已闋而後每中夜人不見處枕淚不乾不肖亦隨而泣不肖十六娶妻率婦置之膝下稍寄世況孺人性嚴峻兼嚴父之責教不肖見人善行則必勸而行之聞人讀書則必飭而諷之教子與范滂母世遠而同符誨女與申

夫人歲後而相似顧不肖男妹水火之免銀根之卞  
皆母氏賜也庚申丁祖妣喪戊辰丁祖考喪兩度巨  
創送終之節稱情無憾哀毀之慟感舊深深不肖等  
默禱百世侍側矣緣不肖之罪逆歲在甲戌十月八  
日考終于正寢享年五十八翌年乙亥正月十三日  
辛亥合窆于遜道洞下池谷乾向之原先考府君之  
墓祔左有二男二女男長即不肖相憲次相和女長  
適韓山李萬求次適英陽南錫雲相憲娶義興朴氏  
泰龍女生三男二女男長世煥次啓煥次紀煥女長  
適固城李玲次適安東金溟鎮相和娶順天朴氏生

一男一女男祖煥女適南原梁奭煥李萬求有一男  
二女男蘭馥女長適申鍾達次適南炳斗南錫雲有  
二男二女男長述淵次雨淵女長適任士彬次適李  
元旭世煥娶缶林洪氏德秀女不產一血以啓煥子  
基德爲嗣啓煥娶義城金氏春植女生四男一女男  
長基德出後世煥餘男女皆幼紀煥娶英陽南氏璋  
煥女於乎孺人之德行宜享無窮之福秘世之壽而  
壽福止此者不肖罪逆深重天必降延於其親使不  
肖九歲失怙三十三失恃永抱終天無窮之慟覆幬  
之間福善禍淫之理果如是耶不肖何敢述孺人至

德至行深懼夫世遠而無如杞宋之徵故略叙大槩  
以示後承云爾  
歲在丙午閏四月十六日不肖子相憲泣血謹書

故室孺人義興朴氏狀畧

諱

夫人姓義興朴氏通政大夫咸安郡守良之後祖諱  
順祖考諱泰龍兩世皆以文學著母夫人李氏丁酉  
十月十五日生夫人于義興縣北后洞里夫人自幼  
性貞而才敏且李氏本有幽閑之德貞靜之行教之  
極其義方該其閨範丁巳季冬相憲親迎戊午孟夏  
見廟時祖考兩位及偏慈在堂事之極盡誠孝或有



不安節烹飪之具多方適口一姑二妹在閨少無乖  
戾或有過失各相隱匿不使長者知之共食不求飽  
共衣必讓溫及其出門裝送粧奩竭力無愧奉祭之  
節菜果等種預爲備具酒餅庶羞克誠精潔必推占  
前夜一不失時日用常行各適其宜見門內年少則  
以孝父母勤讀書勸獎隣家新筭則以事舅姑善處  
身開導不以富盛而羨之不以寒素而忽之見人之  
飢則必饋食見人之寒則必矜恤而擔石之穀新舊  
相繼一壺之醬祭賓均用儉於自食而豐於饋衆簡  
於飭躬而和於接人晝不遊庭夜行而燭提甕出波

必於晨昏不使人知或有緊急往于隣家則必更着衣凡所緝治之績供需之品不在人後故甲子耻齋府君復職吉祭之日戊辰府君馳贈颺黃之時祭需凡百身親供之于斯時也夫人賢淑之名播於宗族鄉黨庚申祖妣之喪戊辰祖考之喪甲戌先妣之喪治喪儀節裁服制度夫人主之無憾於送終不違於圖式親黨祖考喪及內外艱聞變即行附身附棺之節如禮稱情雖知禮君子莫能先也夫人一生雖微細之行淺近之言必深思合義然後行乎事形諸言篤信自修暇以勉我相憲之無大過實多賴夫人之

助也夫人常曰壽夭雖不測然吾當先歸此亦至行之一端畢竟先我歸於今上三十九年壬寅正月十九日平日所言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果非言顧行行顧言者歟得年六十六其年三月日葬于縣西石田蟻谷后山西麓午向之原生六男三女不育者男三女一育者男三女二男曰世煥曰啓煥曰紀煥女適李玲金溟鎮世煥娶缶林洪氏德秀女不產一血以啓煥子基德爲嗣啓煥娶義城金氏春植女生三男一女男長基德出后餘皆幼紀煥娶英陽南氏璋煥女李玲生二男三女男長鍾根次鍾仁女適李炳

斗餘尚幼金溟鎮生二女幼基德娶玉山張氏漢相  
女吁其悲哉夫婦五倫之一而二姓之合然則其義  
可不重歟其情可不厚歟相憲與夫人同居四十六  
年而其間同甘苦共飢飽若先天事也夫人之捨我  
倏已五年矣而相憲之精力日耗夫人之德行日泯  
故揮淚援筆強記一二以示後來子孫爾

丙午閏四月十九日夫申相憲記

主靜窩遺稿卷之二終

主靜窩遺稿卷之三

附錄

遺事

府君姓申氏初諱萬憲字纘甫後改諱相憲字仍舊  
不易也號主靜窩系出鵝洲鼻祖壯節公諱崇謙以  
麗朝開國元勳錫封平山爲貫中世至侍郎公諱益  
休以軍功封鵝洲子孫以爲貫五世諱允濡官版圖  
判書諡貞肅傳子按廉使祐麗運訖隱萬頃山判書  
公喪廬墓泣血三年雙竹生淚痕處事聞旌閭名其  
里曰孝子即今丹密縣孝子里是也載三綱錄歷內

府令諱光富縣監士廉至進諱士錫命移居義城元  
興洞至曾孫進士諱元祿以孝行文學聞旌閭載  
三綱續錄 贈戶議是生 贈承旨諱仡壬辰倡義  
是生進士諱適道丁丙倡義除健元陵參奉贈吏議  
是生進士諱埰以六行薦是生處士諱文錫是生德  
洵是生文府使諱正模有淵源重望戊申黨人搆誣  
以事見責詣 闕上表特蒙求忠孝門之 批是府  
君五代祖也高祖通德郎諱光烈曾祖諱成教祖諱  
冕璧隱德不仕考諱昌協聘永川李氏魯義之女  
憲宗壬寅十月十六日生府君于八智里第府君生  
有異質聰明穎悟稍長就學于三從祖耘埜冕羲公

公嘗奇愛之曰此兒將復振吾門此則平日所聞於  
王母夫人也不幸早孤年才九歲居喪待客一如老  
成人上奉重堂兩侍及偏慈下率一弟二妹家甚清  
寒簞瓢屢空菽水難繼不能專事學問兼治書農晝  
耕而夜讀行儉而用節如是數十年世業稍成門戶  
漸就三遭巨創送終之禮稱有無而無憾再經妹婚  
資粧之飾竭心力備而送之少以失學每歎家聲之  
墜暇日劬書尤致力於庸學及性理全書皇極經等  
書潛心理會曰人之爲學不可專務口耳之習窮究  
力蹟乃可有得體用動靜須是非別件事言雖殊而

理則一體是靜用是動體無不用靜無不動有體無用則體是虛物有靜無動則靜是虛具然人之失在於妄用妄動與其失於妄用妄動寧主體主靜當用而用當動而動遂以主靜扁所居一日戒不肖曰祖先有美而不顯是子孫不明不仁之責恥祖咳唾之溢於巾箱者迄今百有餘年吾家積世未違之事汝父死不瞑目及今印布之責專在於汝汝其勉之事巨力綿無全刊之策抄謄畧千冊而刊出以頒季弟累敗家產無以資生府君憫然嗟歎曰人所易求者田地難得者兄弟况吾失怙子育之兄弟乎分割田



庄并給傳來第宅更使營產如是者凡三度而不幸而先逝府君尤極割半之痛衣衾棺柩躬自辦備當壬寅晬辰之日不肖輩方在齊衰中盛備稱慶於禮未安人子稀世之慶不可虛度是日營謀薄醪招賓以設一日之歡府君蹙然不悅曰此即完福人事汝父命道崎薄早失雙親已喪一弟今汝母不在孤露之感孔懷之悲悼酸之苦尤倍於平日汝獨何慶之爲遂禁而止此祖遺墟伐石輸運而闕未就運不合而未克豎蒐輯虎祖遺稿命不肖抄謄四册編成三册躬就具眼家讐校會全門定完議鳩財政將營劄

剛事未及完就時即庚戌春也忽聞國運之替革與  
順窩金公學圭相對慟哭請金公書大明日月小華  
江山八字將揭于壁上不肖以居今之世不可注人  
耳目力諫而乃止自是有掛冠之意使啓煥相地海  
外而歸倭人以金封傳於公曰此乃吾皇恩賜而頒  
於國之耆老也公以嚴辭拒而終不受府君天稟強  
健志氣堅固自少無他疾病至老益壯人莫不期以  
遐壽不肖輩亦不自知其罪逆之深重有冀於愍遺  
之天辛亥正月二十九日奄棄諸孤享年七十攀號  
擗踊叫叩無及嗚呼痛哉是年三月權奉于八智案

山曾祖母義城金氏塋下是日也閭巷居民負土勤  
築不知其勞蓋有感於府君之深仁厚德也八月移  
葬于故比安郡東屏山向卯之原配龜山朴氏處士  
泰龍之女歸于府君主中饋四十餘年承順無違蘋  
藻之奉賓客之接無愆禮儀壺閨有範人莫不稱之  
以女士先府君十年而卒實壬寅正月十九日享年  
六十六二月葬于義城安平而蟻谷向午之原有二  
女三男男長即不肖孤世煥次啓煥次紀煥女適士  
人李玲金溟鎮世煥娶缶林洪氏德秀女無育以仲  
弟啓煥子基德爲嗣再娶羅州丁氏大光女生二男

在杰在德啓煥娶義城金氏春植女有四男三女男  
長基德出繼世煥次基喆次基舜出繼紀煥次基勳  
女鄉國鎮李準變其婿也一女幼紀煥以基舜爲嗣  
李玲生二男三女男長鍾根次鍾仁女李炳斗趙軾  
奎崔映淳其婿也金溟鎮生二男三女男長應漢次  
宅漢女金喆煥金衡準申留洙其婿也基德娶玉山  
張氏漢相女生四男一女男長羲欽次堯欽重欽聖  
欽女鄭明克其婿也在杰娶平澤林氏淳璵女在德  
未娶基喆娶豐山柳氏祖佑女生一女安晉鎬其婿  
也再娶春川朴氏世基女生一女三男男長永鎮次

大鎮次喜鎮皆幼基舜娶全州崔氏鍾萬女生四男  
一女男長龍鈺次綱鈺次鉦鈺次榮鈺基勳娶眞城  
李氏文杰女鍾根娶咸安趙氏性濬女生二男三女  
男長承九次承煒女金時煥李鎮畿朴贊星其婿也  
鍾仁娶咸陽朴氏瑩淳女生一女二男女申永基其  
婿也男幼應漢娶務安朴氏奎洛女生二女宅漢娶  
義城金氏理洛女羲欽娶安東金氏渭重女生二男  
一女皆幼堯欽娶韓山李氏駿求女生一女幼重欽  
娶義興朴氏晚鑄女聖欽未娶龍鈺娶漢陽趙氏某  
女鄭明克生一男一女男喆檢皆幼凡內外孫曾姑

不止此而幼不能盡錄嗚呼府君七十年杜門斂迹  
言論不出於規矩之外交遊不踰於鄉曲之間勅身  
謹拙以終餘年鄉中執友聞府君之喪慨歎曰吾鄉  
之隱君子歿矣平日實蹟雖無表表可稱而亦不可  
沒沒無傳故不肖輩嘗思乞墓銘以資不朽而至今  
未遑於是惧府君志行之或泯敢述平日耳目者編  
爲遺事以爲子孫之觀法焉

黃羊南至月上澣不肖男世煥泣血謹書

行狀

余以先師文巖翁集刊事館于大田寓申君基勲農  
經社而已送歲矣君之伯兄基德氏自茂朱僑庄數  
往來而結識以余同爲嶺人而歎之過厚日出示其  
王父主靜窩稿懇以豕亥旣又責以狀行一不可堪  
而况兩任之重乎屢辭不獲謹按其狀公諱相憲初  
名萬憲字纘甫嘗痛早孤以終身慕父母之意庵名  
以慕初號也申以鵝洲爲氏而高麗壯節公崇謙初  
祖也至益休侍郎食采鵝洲分貫之祖也六傳而祐  
按廉使麗亡隱居喪親泣血而竹生綽楔享院三傳

而錫命生員始奠義城至曾孫元祿師事退陶先生  
有孝行文學號悔堂贈戶議享藏待院至孫適道從  
鄉寒岡張旅軒二老遊進士除驛丞叅奉丙子亂抗  
疏斥和歸築采薇軒四傳而正模號二耻齋文府使  
爲論黨所搆誣坐謫而卒後竟伸雪於公爲五代祖  
而光烈成教冕璧高曾若祖也父昌協母永川李魯  
義女公生于聞韶之八智里第 憲宗壬寅十月十  
六日也公生而資殊度量過人始學于三從祖耘埜  
冕羲埜翁曰昌吾門者必此兒也庚戌丁外艱哭泣  
之節與老成人同自後侍重堂而漸老撫弟妹而尚



幼擔百務而家素寒調度之餘未能專於遊藝隨時而服力因暇而劬書晝出而夜歸懋以勤用以節如是積費歲月而計活稍贍遂拓門戶而資基業甲戌遭內憂益痛孤露哀過於文季氏自分戶來屢敗其產公慨然曰薛包云易求者田地難得者兄弟使爲兄弟者感而飲泣况吾以早孤只有一弟乎遂分田庄而給居弟以裕其資者凡三度而季氏竟至於不壽公益切割半之痛附附之具自辦而躬之三遭巨創而無憾於送終屢治妹婚而殫力於粧奩及當六一生朝諸子擬設酌飾慶公愀然曰具慶者可也念

吾幼失怙恃又哭一弟且汝母不偕何慶之飾哉常以早失父教墜我家緒爲痛篤於用工而尤好庸學性理等書眞積力久嘗曰人之爲學不可務口耳之習窮究力隨乃可有得體用動靜須是非別件事言雖殊而理則一體是靜用是動體無不用靜無不動有體無用則體是虛物有靜無動則靜是虛具然人之失在於妄用妄動與其失於妄用妄動寧主體而主靜當用而用當動而動因揭主靜於居窩以爲自號而歸宿於一生焉至於晚年戒諸子曰古有不明不仁之戒矣二耻祖遺藁藏於塵箱歷世而不遑營

刊至吾而猶恐獲戾汝輩須勉旃遂使膽出三哥而  
鉞頒于世因樹石於耻翁遺墟且蒐其先祖虎溪遺  
文編次成書躬懇於大方而讐校營鉞未完而遭庚  
戌之變見韓社屋與同志金學圭慟哭書大明日月  
小華江山八字於壁上以示罔僕之志遂抱遁思使  
仲子啓煥相其可居而未遂倭皇以恩金頒於耆老  
而亦及於公公以嚴辭斥之至翌年辛亥正月二十  
九日溘然而逝隣里聞而異之享年七旬而初厝于  
所居案山是歲八月永窆于比安屏山負酉之原其  
葬也知舊哭以殉邦之詞闕里愚氓亦力於負土公

之仁善有爲人所感服者也配龜山朴氏秦龍女有  
女士行先公十年而歿於壬寅正月十九日墓在義  
城安平面蟻谷子坐原有三男二女世煥啓煥紀煥  
男也李玲金溟鎮女婿也世煥嗣男基德在杰在德  
啓煥男基德出基喆基舜出基勳紀煥嗣男基舜李  
玲男鍾直鍾仁金溟鎮男應漢宅漢基德男華鎮衡  
鎮琫鎮夏鎮在杰男鍵在德男渭鎮東鎮基喆男永  
鎮大鎮喜鎮出基勳嗣男喜鎮基舜男龍鈺綱鈺鉦  
鈺榮鈺碩鈺曾孫以下多不具公之歿也鄉中知舊  
歎曰吾鄉隱君子逝矣公於平日有何修而得此於

鄉之士友也歷觀古今士之辦事業而修文學者不  
多其選而公乃兼之非立志之篤幹局之恢烏能若  
是哉公夙抱經濟之具值此國屯不需於世而歛而  
施於一家而止豈非志士之所共嗟惜哉孝友公家  
相傳之符也公又箕而裘之追先徽而貽嘉猷庶無  
愧於悔耻兩祖也遺文不過畧千篇而至於雜著理  
氣道德之辨人心道心之說用工之時有自得者矣  
櫛悉其陋拙遂櫟括而纂次之以備立言者之考而  
信焉

歲庚戌三月晦鷲山辛櫛謹撰

墓碣銘

范氏

主靜窩處士鵝洲申公以我前韓國蔑之明年辛亥正月二十九日僊化于所居義城八智里第享壽七十前年七月公開合併之報與同志人士相聚痛哭特書日月江山等字付壁以矢罔僕既以聞響山李公殉死則爲之誄有東魯蹈海西山採薇之句亦以衷心所企慕也時又自新政有稱恩金頒給耆老而及於公公嚴拒不受於是自思無所容於域內遂決浮海高舉之計使仲子啓煥相地經營未就而公忽以一夕呻吟及旦即溘逝一時聞者莫不異之逮其

葬也多以殉國見之詞句下至輿夫役徒編戶氓庶  
爭爲之致力而甚或身爲異役者亦從以獻獎蓋素  
服其爲人故也然而公之志事固未易測斷也公長  
子世煥据其所見錄爲遺事而傳之家今且六十年  
世煥氏之嗣孤基德方寓在湖南懼其久而或歸諸  
泯沒也躬八耄齡遠涉訪余請表銘于墓余聞而隨  
之不復敢以不文病廢辭公諱萬憲後改相憲字纘  
甫初號慕庵取古人終身慕父母之意而主靜則其  
晚年進修之扁誠也申氏受貫始自高麗金紫光祿  
大夫益休胙封鵝洲五傳而允濡官版圖判書證貞

肅其子按廉使祐麗命革遷居萬頃山親喪致孝感  
旌閭享祠又三傳而生員錫命始移義城又三傳而  
訓導元祿游陶山門以孝贈參議享藏待書院是號  
悔堂其孫虎溪適道由上庠除郵丞寢郎南漢雖倡  
義抗疏退築采薇軒以終贈吏曹參議又四傳而二  
恥齋正模明陵末登第除郡縣爲黨論所搆遷謫  
卒死是於公爲五世祖而光烈成教冕璽昌協其中  
間四親也妣永川李魯義女憲宗壬寅公生生而  
聰明穎悟加之沉潛簡默上學多被長老期待九歲  
喪所怙家甚寒匱而奉先祀事重堂及偏闈撫育一



弟二妹咸盡其道問學之餘兼治耒樵勤儉十年卒能置郭田成家業然後復致力先事既伸恥齋祖誼寃隨布遺集刻墟碑又上及虎溪祖遺文繕寫校整以待力到弟既析產傾敗分所有以給之死則恤其孤而成就之隣有婚喪皆施補助里有意外之變處置安頓其見於疏節者此類甚多而平日所得於信服者可知其有爲之本也娶義興朴氏秦龍女貞靜有婦德於公承順無違人稱宜家之効三男世煥啓煥紀煥二女爲李玲金溟鎮妻孫男基德基喆基舜基勳皆仲房出而基德嗣伯房基舜後季房在杰在

德伯房之晚出也外孫李鍾根鍾仁金應漢宅漢自  
餘內外男女多不能具悉公之卒三月初葬八智梨  
峴山同年八月遷厝于傍邑比安屏山枕西之阡夫  
人墓別兆郡之安平蟻谷云銘曰  
本乎慕孝之爲德主乎靜學之致力我日我月我江  
我山我戴我處宜其生順而死安也

義城金梲撰

後識

右吾王父主靜窩府君遺稿也稿之在於巾箱者六十年于茲而今始出而摩挲讀之益不勝感淚之沾襟也府君承零星之世受振衰之具無奈不售於時而施之於家展事業而拓境界輸誠於虎恥之祖裕謨于來後之孫不惟一家之觀法抑亦一鄉之可楷也是豈無所本而致之哉府君以甚生之資師而事金西山李肯庵金拓庵三賢友而交李晚求郭俛宇許舫山三公荷指引而受箴規信於持守篤於修飭推而措諸事爲無往不裕其有得於師友者多矣所以於動靜之理的有見焉以主靜名窩而爲一

生之究竟焉迨晚暮而丁國亡之變與順窩金公握手痛哭書大明日月小華江山而付於壁右以表罔僕之志所謂倭王恩金之頒也嚴斥而不受由此而欲遠遁未遂憂憤成疾而遽厭此世平日之從府君遊者靡不認其非考終也及歿知舊歎曰隱君子逝矣府君之有素養可以想得也府君平昔不喜著述故今編而成書者不滿一帛而爲後嗣者烏可以父祖之咳唾委之於煙煤蠹蝕哉所以不肖惧言行之溷而無傳與季君基勲圖所以活印以爲家傳之資焉

歲庚戌四月初吉嗣孫基德披淚謹書

輓詞

朴昌植

早謝公車晚養心  
智由一曲即山林  
恥祖貞忠磨白玉  
香兒遺教勝黃金  
惟公所樂尋顏巷  
與我知音抱伯琴  
嗟乎厭世人人事  
平昔猶然矧及今

又

朴澄祖

人間事業子皆爲  
有數榮名不必期  
梓役能伸先世滯  
榆收怡做後孫貽  
今春追憶看花伴  
昨夜堪悲見月疑  
淚讀珍函留在案  
時時感發故人思

又

李正洛

虎翁苗裔恥爺孫學問詞章自有源處世謙恭人  
盡服修身忠厚衆皆尊生并雲樹尤相愛任共冰  
梧永不諉積善家中餘慶在應看駟馬入子門

又

朴膺植

八智山深二恥家初年志學老彌加追先殫力勤  
梓繡眷後遺安足禾麻多賢古族公居取爲客寒  
門我有嘉於今無地容吾舊仙駛飄然孰敢遮

又

金翰周

悔老名門又恥翁文章忠孝振吾東由來礦脉公  
今在能盡乃家繼述功

金精玉質稟於天詩禮家庭孝友傳壽仁必得那  
無驗穩享人間七十年

晚悔堂中講討筵談經說禮孰居前韓窮羅第無  
公道白首林泉讀聖賢

先事未遑盡就成當知有微是仁明無窮餘慶群  
龍在各設門庭繼厥聲

義士當今不欲生如公宜作九原行渭陽歸路憑  
誰說一幅題詩淚自盈

又由平陽府正德堂自賦題自詩  
金學圭

二恥先生宅忠臣孝子門丹心回白日名祖有賢

孫

青峙芝山下閒閒主靜窩自開還自掩觀玩此中

過

彬彬家世業寶唾滿珍箱收拾頒黃卷闡先惠後

光

種學田園美藏書几案明穩或君子樂門外任風

聲

閒時常坦率寬處自醇真惟有腔中鐵臨難不屈

人

百年麻廡積寶樹立三株一堂成教育今世古家



謨

姻親兼友道晚托歲寒期靈明肝膽札平淡性情

詩

看文濡眼目析義祛皮膚却嫌爭衆喙守默坐如

愚

大明日月字小華江山句恐見埋塵墨心藏謹保

護

南州將寂寞高士臥青山腹稿還塵土淚橫汲塚

間

又

朴海重

知心之友有如公可惜餘年不與公垂後謨猷曾  
訓子奉先誠孝獨彈公蘭音是夕驚寒膽花伴今  
春恨少公回首雲天延佇久屋樑月色却疑公

又

金壽國

前秋九日夕拜公黃菊筵今春寒食節哭公素帷  
前回首成陳迹那知隔重泉冰姿今世罕忠孝古  
家傳何恨學無展餘慶身後綿芝山風雨夜難禁  
我涕漣

又

朴泰榮

公歸千古宅後死更堪悲冠履蒼溟倒詩書白髮

欺人間同此恨地下且何辭主靜窩中事子雲待  
有知

又

李基洛

芝山山畔採靈芝燁燁春光會有期七旬堪作埋  
商岵三秀空冀泣楚辭入室何須多異臭產宮還  
負遇明時爲言隱士歌休唱謾和雍章一首詩  
丹邱山穴產靈禽瑞翮翎巖巖音巢閣未逢少  
皞世儀簫竚聽舜庭琴於斯枳棘嗟棲息于彼梧  
桐杳莫尋兮兮曲闕何衰德長付狂歌涕淚淫

又

金壽八

秋水精神冰雪姿端方志行世所推恨無時運名  
湮沒餘慶將期蘭玉兒  
清修苦節老益貞忠孝家中養真情可惜儀形泉  
裡隔爲題哀挽淚河傾

又

朴泰獻

聯袂慇懃訪弊廬未暮那忍涕橫裾紹修舊業規  
因密闢發先徽志未踈末路林間安素履暮年燈  
下讀朱書夜始勝似今陽界恨不追遊後死余

又

李萬求

高士風猷傑士儀林園怡養七旬全十世家傳忠

孝符一生料理子孫賢

二爺恩宥上天監  
瀝血肖孫抱琅琳  
梓傳石立千秋下  
世有鮑公識仲心

獨守平生鐵一寸  
憎茲於世不憂誅  
冕未嘗爲衆住  
滿城風雨不關吾

朝而心近暮羲易  
討靜年來晚計優  
樹立惟吾隨分  
盡外他榮耀更何求

憶昔初從旭雁辰  
源源相濟等弦韋  
經營萬事蹉跎已  
自首窮廬兩各悲

萬山杜宇啼曉月  
一片丹旌遠遠之  
我病三年歸

未得慰公此路倚枕啼

又

洪在謙

蚤謝功令門晚尋性理源  
鉸板光先烈增欄裕後  
昆書上深情誼燈前好講論  
今日都成夢悽悽欲  
斷魂

又

李章奎

吾鄉善士展如人安享邱園  
七十春勤已成家能  
事業喪先裕後大經綸  
青年舊伴凋零地白髮餘  
生寂寞濱巧繫微痾違執紼  
荒山入望倍傷神

又

李聖鉉

三才圖會通稱卷之三

五

進慕吾兄哭且拜何如今作九原人三省嘉言鄉  
黨服一經遺訓子孫仁德宜遐壽天難恃才不售  
時世遇屯玉沒珠沉雲漠漠哀章忍寫淚添巾

又

李能基

嗟乎纘甫兄舍我獨何之茫茫此一別一去無回  
期堅精是本志文雅亦天姿一生服勤儉赤手拓  
家規殫誠刊先集竭力勒先碑未遑隧道立遂抱  
罔涯思昔在南爲日俱是弱冠時有討相刮劓有  
問相稽疑蓬麻直自扶芝蘭薰自知早而業精勤  
晚而理潛推嗟我終無祿失此良友偲藥無三世

服病爲二豎欺厭彼滄塵世雲鄉騁驥遲在診  
病日殷勤慰好辭蘭報何大遽玉樹忽摧萎薑桂  
性本辣蒲柳質易衰曉日薤歌發翩翩駕靈輻三  
月山陽路風雨打棠梨病未臨壙訣淚寄一篇詞  
泉下子無友人間我獨悲

又

李章翊

芝山淑氣產靈芝采掇無人世俗痴瓊葉自饒商  
岬日瑞莖未效漢宮時嗅香幽谷同蘭蕙題品名  
園異葦菴薤薤歲色窮途暮衆卉秋光謾共萎  
黃鼓聲中一老儒朗然秉燭立昏衢花風講席如



飛鳥秋雨奔場獨繫駒紋石有光先祖業經金篤  
教后孫謨耆德于今凡有幾爲公不戚爲時虞

又

趙性福

林立碩鴻屈指評韶州巨閼莫之京仲雪當年先  
祖事餘風異日胤哀兄富貴功名歸外慕文章經  
術執中情翛然一夕催仙駕挽語題詩涕自橫

又

趙性洛

家謨由虎溪世系自鵝洲聞韶韶己邈祥鳳德音  
收

刊集承先志談經析衆言季世無公議設成處士

墳

符彩温如玉襟期淡似梅善述弓箕業餘聲付胤  
哀

又

朴大植

江左搢紳族詔南詩禮家葑燈晨閱史畚雨暮將  
杷繡棗追先美析薪貽厥嘉擇里通姻意那知來  
世蛇

又

南錫雲

恥祖家庭有是孫爲忠爲孝護天恩一滌當年  
風雨事娥林花木易春暄

人間七十莫須憐  
丁乙成功炳後傳  
門楣百世青  
甞計分付雲  
昆使勉旃

觚墨叨名媼  
所長蚕絲性  
理獨知方  
寥寥深坐  
蕭蕭屋海內  
是非不上堂

樽酒相逢欲盡情  
無間談笑已班荆  
俱是戢鱗何  
憾憾江湖旋此老  
閑氓

南閩消息更悽然  
公是玉京以上人  
誰知一夕懸  
車促兩截存亡  
奈此辰

楊白同門病裡囚  
韓山兄臥一般  
愁六十餘年人  
事絕東風杜宇恨  
難收

又

李義綱

生平履歷自家成，人事能爲死亦榮。  
裕後孫謨甘守分，彰先祖業克勤誠。  
箕疇穩福先稱壽，杜老雄詩又有名。  
悵望西天堪痛哭，仙鄉漠漠問何行。

又

全龜燮

溫溫德器老尤堅，紹述家聲世守甄。  
時際搶攘經過穩，心潛堆籍向來專。  
七旬遐算鄉尊達，再枉窮廬意感鐫。  
岸上靈芝餘舊植，典型猶看尚依然。

又

朴甲東

門前碧水逝如斯，臨渡回船繫者誰。  
變態無常龍去

澤彩毛猶拾鳳棲枝先師學業遙將繼處士銘旌  
正可悲厭濁今行還有耀區區何必淚漣洏

又

洪在益

靈氣壬寅下靜翁得天真悔老名門族耻翁詩禮  
續沉潛溫萬書剛方處一身慮遠預算計營爲出  
世人誰歎羅無第不如以經傳家閥一鄉高庭蘭  
三幹秀晚好中庸理養心兼得壽孝思誠到骨發  
揮述先志刊木登三册刻石未遑止孝友成家法  
箕裘傳百禩俗情難俯仰林泉獨善己雖未展布  
蘊鄉黨多所恃鵝洲世德邵異鄉聞風峙昔在壬

癸間鰥生見容許今春又有緣再作芝山旅微辭  
與奧志中心欲質疑遽作蓬瀛客彷徨無所遲玉  
京修文足芝山絃誦稀城南主人去後生失依歸  
東風送丹旌使人不堪傷芝阜消息斷芳草爲誰  
生

又

申冕珪

聞公今日向佳城蒿里歌悲相拂程冷落空樑西  
月吊迷茫別浦北鴻鳴三株寶葉能成緒百帳遺  
絲不絕聲二恥家中公又繼泉垵歸侍若平生

又

申纘帖

偶出同門又作儔七旬相對白紛頭花樹繁陰論  
世事春風秋月共優遊我留無計黃塵界公去修  
文白玉樓抱筑彷徨街上路伊人何處復從求

又

申光協

恥翁舊家庭公生是典刑治心持敬恕處事尚安  
貞績述紹先德朗然若日星青氈勤守業白首益  
窮經誠孝無餘憾先墟大筆銘三蘭能趾美庶幾  
拾遺馨僉彀能知讀開來裕後扁公歸我慊慊稀  
七享天齡

又

申敦植

劬經營業自成家心柱堅剛不倚他地下有辭先  
事蹟人間無語故山河追從閑日疑難質惇睦恒  
時勉戒多古巷銘碑俄未遂摩挲佇立恨如何  
大陸沉沉沒入昏去年某日已喪魂今歸吾有一  
言慰若見響翁好講論

又

申熹帖

大道久淪喪碩人獨典刑篤倫因至性寡過驗平  
生陋巷方尋樂騷壇己主盟空懷當世志隱臥主  
靜亭售時位不得可驗孝誠專虎祖修遺稿恥爺  
布刊篇無伐知高處如愚仰昔賢滔滔此世裡誰



有樂林泉吾門何氣數公忽向泉塗淨几圖書冷  
虛堂水月孤樸楷從此盡門戶有誰扶蔑學偏多  
感哀詞數字符

又

申相玄

天賦吾公矢德音廉明氣宇七旬臨承先自有箕  
裘業愛族那無孝悌心案上圖書看盡古竇中榮  
辱戒從今悽然杖履移何處回首泉垆淚滿衿

又

申尚炫

公德不孤必有隣乘雲歸作玉京臣天上三千仙  
御日人間七十夢過春訓深孝友家傳統業受箕

裘席有珍芝山秀色還寥寂芳草萋萋馬鬣新

又

申誠祐

二恥家中幸有人賴明忠孝煥然新述祖裕昆能  
事業服清行直動衿紳臨論我或曾傷悖得壽公  
稀可驗仁芝山三月春風惡哭送丹旌淚濕塵

又

朴晚鎬

輪鞅東指淚橫斜書帶春殘大耋嗟衣冠如舊韶  
州宅忠孝爲先耻老家巾篋遺文勘繡棗田園晚  
計勝栽花玉馬何天公去後却嘆山外事紛麻

又

李兌坤

屹然芝岳崇毓氣挺吾公宇量剛而直規模遠且  
洪仁培德以種日日心田豐溫雅真天性學文實  
地工韶鄉爭頌某萬口一雷同沈水金猶鍊採山  
玉幾礪早年名利計鵬海路遐通以若岡鳳鳴可  
期達漸鴻良材嗟莫市世眼摠夢夢趙館處囊遂  
薛門彈鋏馮退而守本分俗耳寂然豐盤桓李愿  
谷隱居董子桐生平關念責恥爺闡揚風能竭奉  
先孝乃成積累功孤誠然後盡家訓在其中教子  
師吾儉接人盡己忠香蘭含晚翠餘蔭永無窮門  
列翩翩鶴庭移振振螽遽然仙化促鶴駕上蒼穹

萬事堪可痛七旬奄考終花辰春夢乍孤竹揭旌

紅

又

朴爽東

居隣契誼自吾先孤露傾心四十年繼述家聲誠  
孝篤勤孜學業晚工專仁齡七耄元非壽餘慶三  
株有是賢病未候探今永訣花岑哀淚泣春鵲  
近得朝野人多死不病人歸路同駕否無愧已去  
人

又

李東坤

穩享遐齡七十春吾鄉耆德孰如仁心專誠孝修

先集樂在琴書厭世塵靜臥起居頻謹問化歸音  
信倏何瑛蒼茫曉月松楸露不忍薤歌痛自新

又

姜永璇

繼述恥翁世德傳亭扁蕭灑揭蒙泉芝蘭種得脊  
長在庸學圖成理自然修己只要爲孝敬教人曾  
不擇賢愚此時仙化誠非偶殉國忠魂與比肩

又

女婿金溟鎮

生後恥翁學晚成彬彬文士抱書經探薇軒上皇  
明日雙竹家中孝子名須要復得磨塵鏡却守自  
安防意城葬公今日薤歌暮執引士歸表識旌

脊梁剛直氣淳真  
恁地工夫七十春  
黃卷對時多  
謹拙丹田養處祛  
畦畛承先編秩烏  
焉變裕後恢  
基鳥革新小子窺  
班何所做各天長  
夜不重晨  
覽識超淵夙所欽  
東床重約百年心  
新知稍至三  
多地舊業專成九  
仞岑故與同人非  
歇后何干異  
世忍浮沉閑酬緊  
酢皆要儉緩濶冠  
襟不在今

又

申命煥

稟氣堅剛賦性惇  
七旬安養老林樊  
誠心苦血揚  
先蹟訓子課農裕  
後昆潔身斯世公  
行得長德吾  
鄉誰復存適爾牽  
行違執紼春山回  
首淚潺湲

又

李華雨

數間茅屋古遺墟  
仙鶴遙遙上太虛  
教子純深傳產業  
誨人不倦老詩書  
嗟乎以我平生意  
已矣慰公送死羣  
花開花落春三月  
浮雲世事夢蓮蓮

又

李鍾五

繫公行事辦非真  
令色巧言不敢親  
史集勤工帷點點  
田園營業穀陳陳  
候門賢子晨朝逐  
願學諸生遠近臻  
脫俗風儀何處見  
薤歌一曲淚沾巾

又

李蘭馥

七十年華靜裡優  
園林春色碧如油  
瘦睫凝蒼湖

海氣素心慣赤子孫憂溫雅尋真庭永日崢嶸含  
默座生秋邈來翰命源源意只在青年小子遊  
九鳳山西病鶴癯塵愁柔海幾徘徊月滿池塘懷  
弟菊風喧霜雪泣妻梅恩溢黃燭勞脚血誠深玄  
草付梓材蒼蒼宇內群陰日獨閉空山聽地雷  
東風三月鶯南來此夜玄臺路幾何春回小谷桃  
花早月晦青山故舊多暮道無言兒下淚空庭何  
事鳥長歌渭水鳴鳴多少感雲歸金岳露嵯峨

又

申相義

淑氣流行下壬寅韶州罕見似公仁談經古案惺



心妙進步稚孫戒日新寶樹春風三榦秀儒林名  
望一時振吾門運會何如否賢哲旋歸感後人  
好文一至誠扶正世波傾志業花能實工夫科已  
盈究深書籍貯追遠簡編成花樹春三月山空杜  
宇聲  
又  
壽考人間七十年於公何憾起新阡家因世美承  
傳久志不時移立守全身外浮榮看草芥閑中活  
計養心田厭茲混濁倫然返追慰冥懷獨向天

情隨人淺深思隨情短長生以情深故沒後思不  
忘吾宗先世德已著我詔鄉公趾厥美生家聲倍  
得昌做來平生業已盡前未遑奉豎先墓石繡梓  
遺稿箱福善仁壽理天道亦有常繞膝三株樹郁  
郁播薰芳如何福未完晚哭叩盆喪頤養七十載  
氣力尚健康有時拜候日誨我亦慈詳玩味書滿  
壁活計穀餘倉人間五福田無恙共翱翔奈何一  
疾崇長德忽云亡茫然冥府路何處更徜徉暮笛  
偏多感惘然立山陽

又

任昌宰

哭公何以誄聞祖孝孫真舊旣承詩禮世蹟闡明  
仁主靜須看動推前便覺新直清何勉力儉約自  
持身及此艱時際慨然古道湮忘年雲樹思幾日  
玉山隣合俗心無累保貞誓不磷病吾遺藥石乘  
便惠貺頰天地方爲夜滄桑忽變辰三綱浮遼海  
八域漲腥塵忍說生平界猶安地下窀精神樑上  
月片夢枕頭晨正矣三喪制居然卅五旬蘭室香  
臭秘芝岑物色嘔荒詞千古訣悲淚數尺巾追悔  
晦翁吊堪愧巨卿越所慰惟在後鬱鬱滿庭春

諫文

申台植

於乎天下之生久矣一生一死古今之難免而以  
達者觀之則彭殤俱是石火雖不足有慨於適去  
適來之間而以其齒數言之則少於我一歲以疆  
壯言之則優於我衰殘第當公先於我哭而那意  
我先於哭公乎然上可以承祖宗積累之功業下  
可以開子孫綿連之運祚則生平之志願畢矣且  
治家而家有餘教子而子克孝養孫而孫亦肖吾  
人之能事至矣盡矣有何憾乎又何恨乎今夕祖  
載之前不可無一言之訣略陳悲苦之辭以道平

生相樂之情而公之嘉言實行難可以一一枚舉而余不欲張皇說話也顧念世降叔季滿地兵燹元元叩心生有無毗之願而於乎尊靈魄于佳城魂于白雲以嘲我陽界之漂泊矣我亦是闔家老子寔有從近逢晤之日以是自慰而亦慰公之靈也倘或許其言而款謝也哉

又

李正洛

於乎兄之於弟乃一年之先而爲同庚也自妙齡相交之後弟恭兄兄愛弟不以孤陋而絕之不以坦率而踈之逢則和顏而迎之別則悵然而若失

從遊半世不知其幾某年某日之會合何年何日  
之不忘而尤所銘心不勝黯黯矣乃往歲高軒之  
邂逅也爲雨所滯一夜留宿逍遙情話其意如何  
各在衰境思之不見百感交至遞聞蘭音心驚魂  
飛痛泣曷極嗟乎公何生晚而遇非其非時耶懷  
瑾不售命非其非命耶惜乎惜乎何不長吁重爲  
之詞

又

南錫雲

辛亥八月二十二日丙辰主靜居士發軔於屏山  
寂寞之邱雲病不能行把筆瀲瀲曰人生一死何

時歸今吾所恨豈特爲死生契濶而已親戚赴而  
吾不赴可恨也朋友赴而吾不赴可恨也老者而  
吾不赴可恨也少者赴而吾不赴可恨也以恨恨  
之辭告于永訣之日殊不知冥然翳然者起而觀  
之否抑明則爲人幽則爲神不知不覺文自文而  
爲虛文也否於乎痛矣四十餘年爲公爲我之地  
歸於烏有缺畧則此公與我萬萬不意者也况永  
歸他鄉相去落落九原松栢不入夢想間哉書之  
訓誥傳之傳授東儒之問荅若將有爲而其止於  
斯耶於乎聞達一時也窮厄一時也夭壽一時也

青山一衾蘇氏哭涑水之挽螻蠅烏鳶猿翁著濠  
上之說事固有殊類而其意同故也今有一片心  
旌至死不變者存焉病則問喪則吊此吾人彝衷  
也一疾癘百嚮所謂恨恨者以此而落日雍歌凝  
雲間遠遠來猶驚半死神精蒼茫欲何之夕風兮  
窅窅樛月兮淒淒更千萬年兮永安無期慟矣慟  
矣

祭文

族從熹祐

恭惟我公承襲詩禮之訓服習箕裘之業嘗以恥  
祖遺集之未刊爲居常慨歎也偉賦恥爺於公五



世澤斬於公公乃殫誠潛忠晦孝蒙恩天朝勞心  
竭力千里裹足甲子年間焚香奠苾若干鳩財拮  
据取殖登梓刊行頒于吾南神明之助闡揚德蔭  
吾黨之人孰不欲感晚揭扁號主靜以窩陟降園  
邱道遙杖屨有子幹盤有孫讀書世道澆漓淳風  
日喪彊者齷齪弱者俯仰毫釐有爭戈戟相尋得  
失在前利害關心甲是乙非舉世滔滔變能無常  
可喜可怒公則隱默憾然憂世勢不可奪利不能  
蔽不合竿瑟不隨桔槔世不與我晦迹自韜閒居  
頤養康寧以終伊我廓落與公同病出入相依每

疑質諮情誼相孚矧惟同志如何離屣遽至滄桑  
言念疇昔俛仰增傷吾門長德從此凋零人去堂  
餘後生何依感舊懷新有淚漣漣一盃長辭物薄  
情至靈如有知其庶歆顧

又

李正洛

於乎慟矣吾尚忍酌吾酒醉吾公操吾文哭吾公  
耶余與公情意不踈其生也間一年相先後自小  
少從遊有管鮑之知又結雷陳之契人之稱莫逆  
交者蓋鵝申雲李兩家謂也惟生平相與而相期  
者不但爲投漆之膠而已當此衰暮遽失良朋居

然之頃人事異昔每念晝宵我懷焉如於乎惟公  
風儀整齊氣峭宏偉一見已知無雙倫而公不以  
行能自多平居兼剛柔而及其當事則毅然獨立  
雖自謂賁育莫能奪也同臭者有所恃異昧者有  
所憚修身勤孝友之行在鄉高老成之望言韶州  
人物稱公爲第一流者厥由有矣噫公之德行孰  
能比之世不知我艸澤乎坎珂園林乎棲遲塵界  
浮榮若將浼已雖然如公之福於今世罕有矣三  
鸞庭峙何羨北平之家衆孫繞膝無異釋氏之抱  
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公之謂矣公之疾革

也病不能候公之就木也又不往哭回顧平日分  
義掃如今將不腆之羞數行之文永訣于不昧之  
前靈或有知庶幾舉霞蒸而歆此束芻也耶

又  
朴昌植

叔季以降莫如兄弟婚姻之故弟兄之誼蚤緣往  
來人無間言齒齊志醜不設畦畛常謂結契如金  
如蘭而顧履歷鶴長鳧短惟公一心紹述家聲忠  
孝家法文學天性才德出類仁善養望謂有先事  
百年未遑洛城千里蹶躅再赴仲雪宿怨恥祖有  
光刊出遺文大張門戶追闡義錄恩旨煌煌大方

文字士論歸重惟公兩事人神感應歸視其家餘  
蔭滿庭若子若孫各受以經人樂賢父政謂如公  
七旬事功從心所欲家無世業嘗患不足耕稼樵  
牧勤勸家僮暮年光景簞瓢不空富貴非顯樂吾  
泉石怡神養性尋行數墨晚喜竹易默契羲文更  
求心學思曾二傳圖成棗竹以示後覺世間營業  
人所難及如我無似言念疇昔同隊相倚反爲賀  
客吾儕羞艾歌詠難作各泪呻嚙顏面依稀連闕  
書問衰敗可知公其寢疾不聞不覺楊鶴騎上爲  
文玉樓訃使叩門痛哭無益松崩旣爾蕙歎何及

人生壽辱聖不欺我貧愁添劇不足鏹憂精神昏  
霧符到心促歸集靈府未幾見兮臨紙叙情便成  
漏器一聲長號靈其知耶

又

鄭輝承

於乎子思子曰思誠者人之道也又曰至誠不息  
孟子曰誠則無不樂矣是知惟至誠乃克盡爲人  
之道以感孚乎天理而膺受安樂之福祿矣故古  
之君子莫不從至誠上踐履做得以余小子之觀  
今我公其殆庶幾乎竭蹶殫心大叫闐闐克伸恥  
翁堙鬱之氣於百歲之下而使潛光幽德星斗于

後者奉先之誠也以純懿懿實之姿加之以沉潛  
玩繹之工而黽勉乎規矩繩墨之內致謹乎彝倫  
日用之常者律己之誠也和易之中自有莊敬之  
容渾厚之中自有條理之密望之而儼即之而溫  
者接物之誠也寸積銖累孜孜拮据先隴有瞻掃  
之資親戚被睦姻之惠者治家之誠也鞭策淳復  
警發得長駕遠馭之思想而門庭大有可觀者訓  
子之誠也是可謂克盡爲人之道感孚乎膺受安  
樂之福祿者而嚮所謂思孟之言信乎不誣我矣  
嗚乎我小子黍在外裔之列嘗薰沐于我公至誠

之遠濡而及公之喪而襄而一未匍匐而今茲之  
哭亦後於人則其在小子辜負實多矣烏可追冥  
冥之誅耶

又其遺德之思而門人宜其柳鶴榮

於休公家吾林名族昔在退爺忠孝兩全里名攸  
傳國乘所載根深源遠葉茂流長世襲弓箕家傳  
詩禮輩出弘碩趾美踵光公生是家克肖毋忝孝  
親敬長言慎行敏律己治身不外繩墨餘力之學  
豎幟騷壇早年游藝累戰累屛退修初服勸學課  
農滿架書籍遶屋桑麻瞻被芝山碩人之軸爰居



爰處矢而不諉栽培之天於公乃驗祚胤賢或箇  
箇明璫顧吾兩家世好愈篤嫁女迎婦其誼孔云  
公不我遐晚托葭契憫我年迫歎我瓢空以面以  
書情孚辭溢自顧無似何以得茲心喜桑榆相仗  
有恃天胡怒我亟奪我公如炬失蛩若桷摧棟偃  
偃人世誰憑誰依欲言喉哽自文筆澁窃念衰甚  
悲不幾時瞻望新阡風馬躊躇追惟平昔負負實  
多瓣香替喉有淚如瀉惟靈不昧歆佑茲觴

又

李基洛

續惟公家濟美有自悔老基之恥翁繩武赫寫圭

組彬苑衿佩檢柳孝友薦養詩禮公於是庭是植  
是模律已嚴莊接人端和秩秩德音溫溫恭儀汗  
牛編帙祭獮鱗次虛自古室鉤玄蹟理山芝燁燁  
可以樂飢惟莖三秀歲暮筭舖龜在于林檀置于  
河有德無命有才無時先稿哀集殫誠鉞梓厥德  
孔彰實維命肖基也湔浣幸賜歛厚兼葭倚玉蓼  
虫近葵非惟同人戚惋有舊爾姑我母王杜有詞  
鄉隣接芳間月徵追我憂公憂弟喜兄喜藍田舊  
約罔使專美及茲桑榆心焉永矢東野安之浪仙  
躡躡鵠失鸞倚蘭摧蕙悲含悲來哭悲亦可慰衆

生嘯不死還恥公歿我衰泉期不遐公庭有樹寶  
顆珠珥君子得興不食餘休一號而退幽明幾祀

又

朴海重

嗚呼我公悔爺令裔忍翁徽迹不求聞達望重儒  
塾非獨世好况我祝宅惟公初載與我同學出入  
同門公是先覺遇我不棄愛好无數地近十里每  
逢欣握家有時需勸我親酌惟公事業播耳染目  
越在甲子廣開道席闡揚先烈孰不欽服十載經  
營先集刊役晝宵勤勞殫誠盡力世誼古家躬往  
布册盟水奉覽講誼尤篤遺墟豎碑未訖可惜奉

先之孝吾鄉衿式躬耕芝邱先知稼穡克勤菑畚  
耕足代祿帶月荷鋤晝耕夜讀身致千金各分贍  
足垂裕後昆勿替引翼晚年林泉安我棲息無何  
一疾沉綿跨朔往問疹勢世無良樂神明所佑那  
意不淑蘭報承實聞甚驚愕踰月有制葬于先麓  
未滿二期改窆華屋于時有故未往一哭公雖不  
言余實心忤今夕哭公千古永隔不昧惟靈庶賜  
歆格

又  
李宗武

猗歟我公簪纓華閥詩禮名家世襲令聞山南人

士之所共景仰者尚矣公乃趾美清雅其範剛明  
其質磊落之風正直之道不染于塗紅幻玄之界  
而自成一家孰不嘖嘖而欽慕哉如我蔑識淺見  
不足以揣公之萬一而以耳濡目染者記之早承  
庭訓已蹈了十分繩尺兼以文華之曜人累試場  
屋披呈琅玕而有司之不公耶孫山之康了也十  
圍之木終屈於山樊百鍊之金莫售於洪爐卷懷  
泉石淡泊生涯獎進兒孫瑤環瑜珥煥然成彩以  
琴書二物爲青氎舊業而誠克致於述先剛揭遺  
蹟刊布一世忠孝二致開卷瞭然棲息林泉數畦

桑麻樂在其中粉陰暮景咏考槃而逍遙歌滄浪而自得若公可謂能善繼而能善牖者也而能事畢矣悲夫渠以樗櫟之物猥忝內表之列提撕萬重而不移愚蒙未效涓埃况又區境各殊便梯相濶每於春風村社秋月樓臺公思我來我行公枉叅商恒阻登音竟絕未得源源往復常常對討焯焯憧憧不知其幾個歲月那料宿懷未敍而在苒之間蘭音遽至青鳥來卜耶厭濁而然耶修文而然耶渠雖草木之年而已迫稀齡別公之日短握公之日促更何深恨而長吁耶嗚乎升公之堂而

杖屨焉彷彿入公之室而儀刑焉依稀瞻彼北邙  
寒飈蕭瑟從此而衣冠永闕自今而聲跡相絕於  
何考德而傾肚耶撫念疇昔水流雲空放聲長號  
有淚漣漣不昧者存庶鑑我衷

又

李萬求

於乎我公家傳忠孝世襲詩禮悔翁天感虎爺義  
舉恥翁承之垂裕不替公是聞孫業出箕裘蒼然  
古貌偉然盛論守我繩尺恥彼波奔咫尺韶館風  
雨無關千里瀝血二祖追恩剗剛先書誌碣諸墳  
恢張門戶舖排田園樹立公私遠邇咸稱穩享六

旬伉儷悲酸靜裏工令晚暮愈專晝而羲易夜或  
曾傳世孰知之我是養真有美三闌文雅彬彬各  
張門戶有事力分隄彼屏湖英靈可安諸子殫誠  
輿論咸允伯兮仲兮移動何處衰老病力不及挽  
止我病三年公實憂之公歸三年我猶存支令妹  
不淑亦又何理家貧賢相夫病誠輔忍而先逝逝  
者其奈獨坐喘喘倘有冥佑憶昔初筵擬公如岳  
花月東床謔浪如昨千里之駒我羈公鈞顛沛公  
車灑淚相拭豈意窮廬草木同朽不久泉垆握手  
可慰病裡吟草送兒代喉不味者存庶賜歆佑



又 金學圭

於乎公即三恥齋先生五世孫也生于世七十有  
年而其一團精神命脉惟先生是述惟先生是剛  
暴白乎忠孝幽光褒揚乎學問真訣輝映炳烺豁  
然若仰青天覩白日視諸不知不傳信李翱氏仁  
明之驗也於乎公之世德家模班班赫赫日星乎  
三綱羹墻乎百世至今爲高山大道則顧余眇末  
何敢拾頷頰做模樣以招床屋之譏哉在於公數  
十年依仰不顯顏面言語資警耳目燭於冥途鑄  
感心腹藥於昏衢寒暄之札珠璣乎箱篋罪屑之

談絲石乎几筵乘被欸段留香蘭谷投我扶老聽  
語山芝或間交肘又携其手或後聯筇又接其踵  
天之雨雪坐分溫突日之炎蒸俾脫巾襪二翁一  
體刮其皮膜倒以肺腑刊其枝葉豎以根幹文字  
則公釋肯緊誨之諄諄句讀則公解盤錯導之眷  
眷永矢松栢晚契矣今一死一生於乎慟矣公之  
德行事業紆餘宛轉應有三不朽之實不問可知  
爲南州高士而恨不得永叔子大筆布張於世也  
志行焉冰玉清高也肝膽焉鐵石堅確也衣冠淳  
朴有蒼蒼古氣也言語謹拙有溫溫儒味也是公

一窩動靜賓主內外交養之道理而余非所獨言也乃所同言也非私痛乃公痛也於乎公之平生種績責報於天子而勤儉質實能扶守典型孫而穎秀沉重能恢拓門欄是知鵝洲氏百年氣數復會於八智山下也更不欲張皇纒縷而畧記顛趾使兩家子弟知二父之誼也且慰君子之後永受其厚餉也公其知乎否乎尊靈倘賜一歆

又

金翰周

瞻彼智陽猗我祝宅退悔玄胄虎忍華閔耻老繼起兩全忠孝源遠流長世德相繼公生是庭鳳毛

麟趾溫雅其質堅剛其氣少學吾祖晚登肯門就  
正有道餘力學文早謝公車竟屈場屋空藏豐劔  
未售荆玉時乎不遇命也奈何不朝而山筮遯肥  
嘉詩禮庭訓孝友家政持身謹拙奉先誠敬處族  
以睦接物以和先事久屈公見必伸先集中藏公  
乃印傳隧道未遑賴公修治遺墟運石姑未刻豎  
縱曰未了豈非公誠先世有媿隨事知行猗歟我  
公既仁且明世業單薄隻手復古數三諸子各立  
門戶有子有孫足食足衣敦養有道嫁娶以時一  
弟命窮依公爲生不幸先逝喪葬稱情于友之篤

人無間言公於是家繼述其人晚叩莊盆豈無憾  
焉同隣一倩可慘日前此時善類盡歸重泉如公  
處義縱不碍異苟延性命豈欲其意况得稀齡可  
驗仁壽全而歸之餘憾不有我齒少公一紀加二  
弟兄同行師友是處不遐其愚有若相長質疑問  
辨隋處規警晝而盡晷夜或忘更談笑酬酢糜倒  
茵傾逢輒承欵別處留悵桑榆晚景情誼尤篤昨  
春高軒惜別後約那意此別千古永隔前秋病報  
仍聞平復意謂百歲來往陸續如何一疾遽至此  
極承訃是日巧值出外未及就木茹悵曷已嗟吾

兩家長德幾何吾父與公魯殿靈光公今至此吾  
父蹶涼至行實德向盡輓輻今聞入地豈無一訣  
忙修數行情溢辭縮一閉玄門儀形永秘此生此  
世於何復覩一聲長號萬事已矣

又

金道圭

於乎恭惟我公虎溪遺範恥齋餘謨對案躬修沉  
潛乎濂洛關閩之說居家日用穩藉乎忠敬篤信  
之方多識於博古通今無違於接人應物暫追時  
士早謝舉業之功閑臥山門益專持養之力桑榆  
收拾之業莫非先德之聿修芻豢義理之說欲見

氣象之虛明奚但稟賦之剛健亦自窮究之審詳  
一方望之而依歸後生仰之而推讓以余幸在通  
家之誼於公猥承忘年之交夙許知己之心百年  
相約惟恨山川之間一面尚希寒暄而爲之往復  
吉凶焉必先賀吊眷眷吐盡無非發出一心區區  
嚮懷恒祝康寧百歲那意前春一枉之駕奄作今  
日永訣之辭古里樹空難矣風儀之更覲遠道奔  
走哀我懷仰之特深惟允兄之克承庶先業之無  
替靈如有知庶或來歆

又

張漢相

於乎公生于聖明之世長于弼法之家文章炳耀  
器宇軒昂倘使樹立顯達爲世所需則必有皇猷  
黼黻之煥而奈之何草草埋沒於嶺海之外寂寞  
之濱壽纔稀齡福惟盈眦而遽爾奄忽耶以若公  
稟賦也剛正志操也貞明不修我邊幅不從人樞  
蠟文學以爲規模孝友以爲茶飯其於仁壽福善  
之理於公爲分內事而胡爲乎如是銷阻也難謀  
者天與理也於乎自托葭莩因緣應接至行純德  
超人出類豈弟樂易之容慈詳惻怛之念發見於  
日用無所讓於古君子規則故自期以有疑必問



有懷必達飭身補過之道惟公矜式矣豈意今日  
天奪之速使我姻好一朝索然至此耶於乎已矣  
更於何處有如公者得來乎尋常儕友亦莫不咨  
嗟歎賞况吾姻親之切觀感之久安得不惜之深  
痛之至耶猗彼三胤之克幹先蠱諸彘之足繩前  
武石家淳謹儀于門高大之望於茲可卜而何莫  
非嚮用錫極垂裕後昆之蔭耶歟尾以是仰慰焉  
言念今昔萬事荒涼

又

洪靖佑

於乎金星之山當吾嶺中和之運突立平地上雲

煙插霄是宜生碩德宏才之羽儀王庭者前後踵  
相接也而及其季而下則有若公經綸才德之粹  
美而未得一命又不得大年終齋志埋沒而以終  
嗚乎其將誘之天耶抑誘之人耶竊以爲公之窮  
也非公之窮也乃申氏之替也非申氏之替也金  
星之衰也然而惟公之爲先一大節實有所可慰  
可賀可榮於神人者存焉邦國大亂含生喪魄公  
之先祖二恥公知郡字牧仁聲載路靖亂之後見  
被章効含冤未伸者已至今二百年所而公以血  
誠籲閻得蒙伸雪天日回明地謁昭白且以空箱

冷篋刊藁傳世晚生得知當日之模楷愚蒙亦尋  
來頭之程途若公者真可謂有風之孫而皇祖神  
靈其將曰予有後矣金星雖衰一氣不息者非耶  
公之踐履茶飯乎六行符章乎一忍家庭雍睦鄉  
黨欣感雖孺嬾皆知一動之顧警而以公表準是  
知文章餘事也余在中年不受羈絆萍接芳隣躡  
躡涼涼公常眷戀不已曰是我主鬯婦之男兄情  
顧不重耶酌古斟今談論有緒意謂晚暮感舊如  
新歲一相訪聯叙此意缺界人事常多不圓公有  
此日而我又衰暮相叙似不遠矣公之子若孫鶴

時驚停滿庭獻慶人世之能事畢矣而但賤妹無  
嗣以猶子爲子是公血孫公何憾焉畧記平日一  
聲長哭而歸伏惟不昧者存庶歆一觴

又

金壽國壽八

於乎叔季南州人物渺然俗尚澆漓瓦礫道填有  
媚芝崖淑氣儲精我公鍾毓拔萃羣英悔翁遺範  
恥爺家庭惟公是嗣不墜典型薑桂其性金石其  
腸言論之正見解之通追遠之誠敦睦之風厭世  
浮薄高臥東岡亦有幹具事物該綜先稿未遑百  
年中衍公乃殫心鉅梓後傳家素白玉棗盛不蠲

公乃費力措置勤以祭田有節晚成屋潤前後事  
業難儔斯今於乎少弟景仰多年有時承候情語  
刺刺祝公頤期永恃無斃運胡無良微星隕落余  
懷之慟曷其有極時與仲默話此情曲仲默克肖  
能武先蹟公何憾焉以慰冥漠欲寫其哀罄竹河  
傾欲形其德畫蛇談龍草草數語未盡悃衷尊靈  
陟降歆茲薦觴

又

族弟敦植

於乎吾宗之居於韶州者甚衆而吳中宗族恨未  
修於韋園花樹若乃八智一區昔我忍祖之所肇

基而至于恥爺文章學問冠于一世惟公生于是  
庭承襲詩禮之訓服習箕裘之業早年立志鴻漸  
于達而鳳儀于廷所以益篤於公車之課蘭成之  
策而如我蒙劣頻年追隨於花鳥弄歸之陌矣顧  
念儒者事業自有本分則不以得失累其心者亦  
有雲谷之遺訓自是以後反究於六經之書探讀  
陰陽理數之奧辨明聖賢微妙之旨教兒課孫疊  
疊純篤訓農務桑井井成就家有先稿積歲未遑  
而專心拮据期於棗繡以頒累世斧堂鑿石以安  
阿戎三人伐檀河干孫或昆季并馳千里之駒於

乎公之初年昌黎之渡瀾也中歲以後康成之窮  
經也晚年頤養幾乎汾陽之安居而天道無盈圓  
人事多虧欠至於公屬纊之辰而乃知矣於乎粵  
我槃祖之於恥翁親爲叔姪而教迪之方姪有夷  
簡之賢天倫之篤叔有公權之風今讀其遺集仰  
想其萬一矣所以昆孫之有如我公其於敦弟親  
睦之誼與他族類而迥別矣芝谷之於鳳山相距  
不崇朝晚來倚仗之道疑似而必質之患難而相  
救之疾病而互問之奄忽厚夜之歸難作九原之  
晨去秋又營遷禮於屏水之上幽幽泉塗茫茫陽

界尤難影嚮之髣髴衰暮人間只切山陽之淒悵  
嗚乎天地氣數百六東方一線文明沉晦暨于今  
日陸梁而海濤翻蕩山河異昔重光之春居然謝  
世公之孤衷貞悃無所容於斯世而飄然上玉京  
耶環睨一門知德者鮮異教紛挐渾公昏衢衰悴  
轉深聊知乘化歸盡之無幾矣

又

趙性福

韶州大姓亦多有之月朝所在前茅者誰鴻碩林  
立古稱鵝申有祖悔堂啓迪後人公生其家趾美  
古典詩禮家學孝友庭訓言稱誠信行蹈繩準不



希外慕守我本分相彼世學粉澤是尚名如可重  
攷實則爽公恥其爲不屑標榜闢兮益彰有美尚  
綱年俱德邵鄉黨注仰嗚乎恥翁覆盆有年古云  
求忠必於孝門先私後公理或其然以公誠力竟  
爲伸冤且欲不朽收拾遺文今乃鋟梓以壽其傳  
公有令壻招而接芳昕夕相遇憂樂與同余乃猥  
托婚姻兄弟夤緣往來源源叨陪公烝我痴受賜  
也多恃公百齡作我依歸令壻先逝公又不淑鬼  
何多猜人所共惜曜靈飄忽終祥奄迫禮讓之行  
仁厚之德有誰可述無由更覲哀胤三兄必以收

撫惟我通家邇來景色喪禍躄仍欲言哽塞公或有知庶慰冥漠畢至之席即當告訣病暈餘生未得匍匐借酒而奠傭喉而哭不亡者存鑑我衷臆

又

李秦斗

於乎象公之心其清也玉體公之操其堅也石磨而不磷藏諸寶櫃莫售薛萍謾抱齊瑟世與俱違不求聞達曠古博今蜚英咀嚙承述家風餘事文學悔老遺蔭恥爺積德光先裕後貽謨不忒巾衍先集劄劄印役傳而播之百世無斁逮至雲仍繼襲前烈暇日琴書徜徉聊適惟分是宜課兒檢稿

泰茅之征坎檀之伐三蘭交燁蕃衍肯或肯搆肯  
菑戒厥塗臚陶朱聽計草玄載帙克遵克守備公  
完局不憂其貧陋巷瓢樂晚計田園早謝場屋俯  
視軒冕不耻狐貉寬而且慄矢如其直士趨引領  
民歸湊輻一言爲法鄉鄰矜式昔我先子於公契  
篤齒二歲加地一舍隔中年罕接各修謹飭動止  
有常不踰尺寸及此榆景始遂荆識邱壇雨朝冰  
院月夕展霞眉宇惟兄弟若管鮑之交曼演之密  
逢離別易語到哽塞有懷相憶魚雁陸續縱疎後  
屬世好尤別粵屆流火風樹痛哭仰穹俯讓不孝

山積奄屈禮月公訣窳窳載奠漬綿挽又衷曲豈  
敢忘諸感悚肚膈擲掄還猜公又不淑終年是似  
大命七竅有如陽界聯衿合席爲言哀棘藥藥旬  
旬失怙殘喘迷途冥漠耆老淪謝曉天星落哲萎  
樑摧吾鄉運厄牖蒙訓劣靡依靡託世翻桑瀾宗  
社已屋間有夷齊處此松栢極小極大寧餓全節  
尚有人焉忠魂義魄寧死欲生豢會沒覺處堂之  
燕吃過之雀焉有是理更昭天日興言至此淚行  
沾臆伏惟尊靈歆我洞酌

又

侍生柳祖佑

於乎哀哉三年吊哭聖人所不許則小子之於公其將拘於禮而不哭可乎禮出於情不哭則非情也然則情以哭之其亦無禮之禮而果無虛禮之譏乎於乎小子以亡父之命講修世好於尊門于時兩家無恙公昔光臨亡父對座講義論心疊疊不倦小子窃聽於烝糜之下者蓋多年矣於乎少不諫長以其有嫌於狀行則小子固不敢狀公之行而平日所感于中者自不能不形於言辭之間也於乎小子窃覲公居家爲政必以孝悌爲先而御之以和緩勤儉接人務在忠厚寬恕而惻愍無

華於爲先之事費盡誠力無事欠闕是皆小子所目擊而心艷者也至於小子之受私恩可謂鏤肝銘肺不能暫忘者也於乎痛哉天地翻覆山河異昔身無死辱之職則微示不臣之義手書大明日月小華江山八大字擬揭門楣竟爲子姪所諫止而鼓琴自悲不害不死之爲仁則今之擇義推此焉亦可驗矣終乃自靖潔身飄然乘化送終以先王制禮公之志願於是焉畢矣尚復何憾但後生之觀感失望是可悲也是可痛也於乎哀哉痛念亡父之所嘗許心托契莫如我公而晚抱喪質之

恨常悒悒不樂矣未葺而竟下從地下相逢伏想  
盡酬了此世未盡之餘誼矣於乎痛哉小子不天  
天未悔禍往年冬慈母又捐背廓然人世何怙何  
恃斃斃含恤有誰矜憐言止於斯五內如裂公於  
平日愛我恤我庶幾垂憐而欲格於冥冥之中矣

又

洪澗欽

嗚乎君子之量非小人之腹所可揣也始公之娶  
公長子於吾三從祖家也其家始焉零替不保舊  
第居于蝸室蚤緣往來公無托馬之所以小人揣  
之則斥而棄之不待今日而以我王考有忘年之

契來則必先訪我家有便則必先問我家及王考  
沒而公爲文以祭之非慈詳愛人之德有所受於  
家庭之教能有如是耶我聞獮洲氏吾南巨閥儒  
賢輩出名碩立立中古以上尚矣勿論而自恥翁  
之後公之家又自成一家矣忠孝世傳文學天性  
生是祖之庭襲是祖之訓公之行與事豈尋常叔  
季人比哉服先疇之農畝始處困而終乃享讀父  
祖之遺書文賁身而言斷事此皆從來祖訓是也  
以之鋟梓先稿壽傳于世教育賢子使世守之文  
種不絕于家非承先裕後之規模密勿不能及於



是也當世遠近交遊可吊可慶無一闕失於此可見居家處世之法而又以知恥爺遺澤之遠而公之爲能子能孫矣潤欽感公之德身帶衰麻不能躬晉使家弟操文替哭於靈筵之前公其知夫平日誰家子耶於乎

又

門人李光永

嗚乎痛哉先生德門孝友發之廉公忠信雲仍蕃之悔翁再造恥老文之三世著德公乃述之詩禮文學於斯備之小子質魯下不移之家無師帥且無教之既駮且穉豚犬比之挾冊門屏愛而受之

發根叩蒙教如子之舉示一隅誘以反之三隅不  
反則不復之昏明強弱因才篤之嚴峻慈詳恩威  
并之數年施教才不及之所受無效是誰愆之學  
雖未成方向知之粗識向方先生德之報生以力  
在我誠之人生有三師一居之事師有道事父如  
之小子誠薄無一效之雖云且蚩豈不作之何故  
蒼天孤我如之吾道不幸先生棄之抱卷彷徨無  
所質之山樑傾頽亦無仰之先生事終何以速之  
先生大歸何以遽之天不愍老理無知之鬼無私  
情我心傷之先生德儀何處見之先生警咳何所

聞之拜哭床下陟降鑑之少不謀長矧敢多之單  
盃薄具欽仰格之

又

門人朴春根

於乎惟我先生德行令緒孝友家風茶飯之供味  
在傳鉢箕裘克紹前烈先生挺大方之家而芳隣  
二酉正本三亥秉誼於鄉黨執策於闕塾自家振  
袂邑子推軌好施彝德恤孤濟窮如微生殘喘得  
保於下風者量山測海而難報萬一則生之感鑄  
於中何勝棹了也於乎悲夫恩厚而情篤情篤而  
哀至人之常也而生之今日哀痛實出於恩愛之

泐治衷曲而生當隕軀死當結心於乎哀哉先生  
之喪也葬也雖執含紼之役而先生之祥也不遂  
千古之訣則吾不可側數於人而茲用一管毛顛  
哀於風燈耿滅之下靈其不昧庶幾歆我觸耶

又

外孫李鍾應

嗚呼昔紫陽夫子以壁間畫獅一本授其外孫黃  
子輅矣夫獅子憤迅咆哮能百獸腦裂則其所期  
不少其所授亦有意而以小孫之狂獯朴愚安敢  
望是受於府君也哉小孫之宅于芝者非擇其地  
之美也非取其生之資也而幸爾昵近吾府君之

側斯夕薰沐以開我迷滯之見以變我倔強之氣  
以順我太和之天而且訶章記誦之間有得於靜  
几讌談之間則庶幾粗變其未穀之質而十年之  
蘊終是不淪尺朽之木不合準繩竟負吾府君責  
望之意而不幸無徵之禍倒施吾家數歲之內吾  
父謝世矣吾祖母歿矣又吾兒殤矣偃偃穹壤此  
何人斯此何人哉腰間之麻并綴有目服中之淚  
乾涸無時禬然一身如將鄢郢失魂之客而內不  
盡禍外又失仰府君之巾舄已藏而奄至于將撤  
則頑忍未死之命何以仰恃於內外之間也入而

慰吾母氏出而訴哀於三舅主則惓惓覆庇之恩  
如水之涵濡遂使枯木復生庶可命之以是耶嗚  
呼小孫以揣籥之見何敢妄述府君德行之萬一  
而覲得於燕几昵侍之餘則有矣夫孝悌爲仁之  
本而盡誠於彝倫之間衣冠正體之具而肅然於  
居常之際斂約規矩之中克力於鉅梓之役而少  
無務外皎厲之態宜可以紹耻翁之緒矣其畧而  
未盡者待他子雲手法耶日月迅駛二祥迫矣小  
孫以哭父餘淚哭於祝祖之筵伏惟尊靈庶幾哀  
我而鑑我衷耶







子孫錄

子世煥 啓煥 紀煥

女婿

李珍(蒲城人) 安重(金州人) 安東(安東人) 默孫

孫 基德 基喆 基舜 基勳 在杰 在德

孫婿

鄭國顯(蒲州人) 三訂 李德安(晉州人) 安世 金承北(金州人) 國恩

曾孫 華鎮 衡鎮 琿鎮 龍鈺 夏鎮 永鎮

大鎮 榮鈺 碩鈺 喜鎮 渭鎮

東鎮 鍵

曾孫婿

鄭明克(高州人) 李用慎(安東人) 鄭興人(咸安) 鄭丹和(高州人) 金慈風(金州) 朴士世(襄陽人) 大田 朴顯鳴(順天人) 論山 張世顯(仁川人) 角山 朴維保(密陽人) 大節

曾孫 華鎮 居全北茂朱郡安城面琴坪里

曹凝 華隱 對 全非效米淵支類而翠取里

曹凝

東嶽 鏡

大嶽 榮 昌 開 我 寄 霞 皆 識

曹凝 非 離 商 離 紅 離 蘭 香 夏 離 水 離

飛 基 樹 林 結 基 綠 基 燠 亦 杰 宜 樹

牛 出 燃 淵 燃 歸 效

年 海 製





고  
210.817  
1.344x

등록번호 144075

주 의

- ◇ 책에 결집을 하지 않습니다
- ◇ 책을 접거나 엮지 않습니다
- ◇ 책에 낙서를 하지 않습니다
- ◇ 반납 기일을 지킵니다

시립남산도서관





王靜窩遺稿

畢

王靜窩